

南華經三注大全

四五

漢書門類		一〇七六	七三	一	一
類		號	函	架	冊

漢書類		一〇七六	七三	一	一
類		號	函	架	冊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0076
冊數	12 (3)	函號	311 215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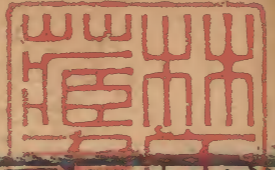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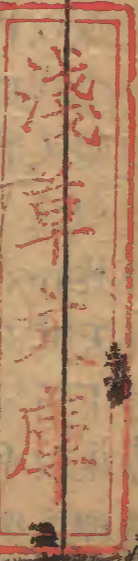
鍊南華真經三註大全卷之四

德充符總論

物得以生之謂

所以成形成生由是
而充之性與天道可
得而聞也夫德本乎
天而充之在人可不
自愛重乎物之符契
特應感小即印德
充之驗其成功大業
則有相天地贊化育
者焉故王駘足以起
敬于夫子將欲引天
下而從之則其修為
必有大過人者且不
教不謙而孝者虛往

內篇德充符第五



林慮齋云符應也有諸已則可以應諸外充足

也德足於已則隨所感而應也

累人也老子有言天下大患為吾有身故人問
世以全生免患為貴雖然遊于羿之彀中而不
中亦有命焉君子知其有命一篇寓言王駘申屠
不以死生利害易乎其念以篇寓言之自始而
嘉之類蓋真能外形骸喪耳目獨以保始守終
為事者益學問必進於此然後謂之德充之符
又恐守而不忘終之其究竟處則順事無情因其
以忘所不加益于有生之外益充養生處世而
自然而不加益于有生之外益充養生處世而
至於養之盡者也○李袁一云德充者內充也
充足也符驗也德充之驗也莊生見世人不
充多因尚形骸而外德性如惠子益生有身之

卷之四內篇德充符

實歸自非以心契心而灰生無妄命物守宗而化由已出其能至是乎視所一遺所喪以見得道者忘形唯止能止象止明夫以虛而來鑑凡此皆所以充之之道也德充而為物所歸狝松栢之於衆木堯舜之於百姓豈特以正生為幸：在能正衆生而一已之灰生禍福非所齊帶故擇日登假去留在我伊肯以物為事哉申徒无取死之過而招兀視兀狝全也子產以執政之貴而傲兀雖貴猶賤也無趾而尊足所

存者重於足者天刑之不可解則一安之命而與全人無異矣哀駘它之雌雄合乎前使衣公忘其惡而頌授國以此非愛其形愛使其形者也故泰和內運瓶厲外消德與日新道通神化事成而不以功自處无往而不為物所歸矣哀公以仲尼為德友德尊而位可忘也靈公視無厭為全人德尊而形可忘也聖人所游與物无際警乎大哉独成其天是能忘人之所不忘而粹美所歸有不得而粹者惠子厚於才而薄類故篇中特取殘形厲貌之人標名意謂充于其德不于其形也老子有言天下大患在吾有身人生世間千累萬害都繇形骸故德充之則何也兀者獨足也足全則有與有與則有跡獨則無與無與則無跡如游毅中如入桎梏行履危而德充矣德充則形去智自不行始夫唯免乎行象也人有形而後有情有施而後益生美色驕人艷媚喜莊爭芳猷妍傳粉施黛形為之累耳解名釋情絕華去美自不形始夫唯忘其形而德充矣大抵人貌有與者人與之形可悅其形而悅之是皆以其形不以其德惟兀與惡而人從焉非德積于中而驗于外何以致此故養生主之人善涉世之道命物之化守一之宗以命為安以成生為條以可不可為貫內全胸中之和成其天之大惡知其所以殘骸之表而警乎獨惠子乃欲益生有身嘍嘍嗚嗚豎白於天下所以本足不因自然橫生好惡妄起是非外神勞精

故德不全而形亦不遺矣噫充於其形者形勞而精而形全王駘諸人是也充於其形者形勞而精勞惠子是也可不察哉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謙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耶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立也直後而未往耳立將以爲師而况不若立者乎奚假魯國立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亦將獨若之何

留南南經三注

卷之四內篇德充符

二

於德遂問好惡之情
答以性命之情所以
深救其失使道貌天
形不傷于好惡有形
无情常因乎自然至
是則德克物符彼已
而足是非好惡化于
忘言何在乎外神勞
精而以堅白鳴貳取
殘兀厲惡之人以標
論本蓋所以為尚形
該外德性者之戒云

魯有一節

節註 虛性實帛各自
得而足也无形
而心成者怪其形殘
而心乃充足也夫心
之全也遺身忘形五
藏忽然独性而天下

莫能離也奚假魯
國將引天下與後
之言神全具則
體與物真與物真
者天下之所不能
遠矣但一國而已
哉成生之變變之
大者也彼與變俱
故生死不變於彼
雖天地俱墜斯順
之也審乎無假者
明性命之固當也
不與物遷者任物
之自廷也命物之
化者以化為命而
无垂近也守其宗
者不離至當之極
也異而肝胆楚越
者恬苦之性殊則

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
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

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常季曰何謂也仲尼
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
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
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一而不見其所
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為已以其

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為最之哉
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
止衆止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

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
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
軍將求名而自要者而猶若是而况官天地
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

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
彼且何肯以物為事乎
林膚齋云常季孔子弟子也中分魯者言魯人
之從夫子者半而從駘者半也立不教與弟子

立而無所教坐不謙與弟子坐而無所言而往
從之者皆空虚未有所見一見而歸即充然而

美惡之情皆也司
而萬物皆一者雖
所美不同而所有
所美各美其所美
則萬物一美也各
是其所是則天下
一是也夫因其所
異而異之則天下
莫不異而浩然大
觀者官天地府萬
物知異之不足異
故因其所同而同
之則天下莫不皆
同又知同之不足
有故因其所無而
無之則是非美惡
莫不皆無矣夫是
我而非彼美已而
惡人自中知以下

至於昆蟲莫不皆
然然此明乎我而
不明乎彼者尔若
夫玄通喉合之士
因天下以明天下
天下無曰莫非也
即明天下之無非
無曰彼是也即明
天下之無是無是
無非混而為一故
能乘變化化造物
而不留也不知耳
目之所宜而游心
乎德之和者宜生
於不宜者也無美
無惡則無不宜故
亡其宜也都亡宜
故無不任都任之
而不得者未之有

有得矣無形無所見也心成心感之而自化成也常季見其如此故疑以為問仲尼曰夫子指王駘也直後而未泯言我欲泯見之特尚遲耳如某者且將師之况他人乎奚假豈特也引天下言欲率天下之人皆師之也彼兀者也而王先生是一句王勝也言其如此猶勝於先生則與常人亦遠矣先生指孔子也庸常人也死生亦大矣此五字乃莊子中一大條貫釋氏一大藏經只從此五字中出所謂死生事大如救頭然是也不得與之變者言有生之變雖大而此心不動亦不能使我與之變也不得不能也與之變者隨之而變也此語謂出於孔子乃莊子之寓言儒家闢以為異端者謂其於他事皆不講明而終身只學此一件其說甚正然釋氏之學正以下愚之人貪着昏沉而不可化故以此恐懼之而使之為善耳其教雖非其救世之心亦切為吾儒者不容不闢其說而亦不可不知其心也彼以人無貴賤所畏者死耳故欲以此脅持之使入於道或謂釋氏畏死而為此學失其心矣天地覆墜猶大傳言乾坤毀也遺者落

也無不待而不和者亦未聞也故放心於天地之間蕩然無不當而攝於無不達也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言休夫盡數之妙心故能無物而不同無物而不同則死生變化無往而非我矣故生為我時死為我順時為我聚順為我散聚散雖異而我皆我之則生故我耳未始有得死亦我之未始有喪夫死生之變絜以為一既視其一則脫然

無係玄同彼我以死生為寤寐以形骸為逆旅去生如脫屣斷足如遺土吾未見足以纓弗其心也彼為已以能忘知而自存也得其心以其心者嫌未能遺心而自得也得其常心物何為最之者夫得其常心平往者也嫌其不能平往而與物過當故使物就之也夫止水之致鑑者非為止以求鑑也故王駘之聚衆衆自歸之豈

也言天地雖墜而我亦不與之墜落亦猶前所謂入水不濡入火不熱讀莊子之書與語孟異其語常有過當處是其筆法如此非真曰天地能覆墜也審者明也見之盡也無假者實也如此等句皆莊子下字造語之妙處若言明乎實則拙矣不與物遷與不得與之變不與之遺同命物之化者言萬物之變化皆受命於我此猶禪家所謂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也宗者言萬物之始也守其宗者言斯人之所守在於萬物之始亦猶前所謂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之意莊子之書如宗字只訓始字求其意則不止曰始而已如此讀得方見其妙處守其宗者全體也遊其和者大用也常人不知萬物之同出於一初雖其肝膽亦自分楚越知其同出於初則萬物皆與我為一也此兩句看他下語開闢處前後能文之士用此機關者不少蓋莊子之書非特言理微妙而其文獨精切所以度越諸子耳於聽宜也目於視宜也彼能如此則不獨以耳聽不獨以目視此禪家所謂六用一原也音豈可觀而曰觀世音此雖異端之言而

無係玄同彼我以死生為寤寐以形骸為逆旅去生如脫屣斷足如遺土吾未見足以纓弗其心也彼為已以能忘知而自存也得其心以其心者嫌未能遺心而自得也得其常心物何為最之者夫得其常心平往者也嫌其不能平往而與物過當故使物就之也夫止水之致鑑者非為止以求鑑也故王駘之聚衆衆自歸之豈

引物使從已哉唯
 止能止衆止者動
 而為之則不能居
 衆物之止也唯舜
 獨也正言特受自
 然之正氣者至希
 也下首則唯為松
 栢上首則唯為聖
 人故凡不正者皆
 來求正耳若物皆
 有青全則無貴於
 松栢人各自正則
 無羨於聖賢而趣
 之也幸能正生以
 正衆生者幸自能
 正耳非為正以正
 之也將求名而能
 自要者非能遺名
 而無不任也官天

地府萬物者其然
 無不任也直萬六
 骸者所謂逆旅也
 象耳目者人用耳
 目亦用耳目非須
 耳目也知與變化
 俱則死往而不冥
 以知之一者也心
 與身生順則無時
 而非生此心之未
 嘗死也擇日而登
 假者以不失會為
 擇耳斯人無擇也
 任其天行而時動
 者也故假借之人
 由此而最之耳其
 悟漠故全也故曰
 彼且何肯以物為
 事

皆有深意德之和者與天地四時同也此和字
 非若中庸所謂中節之和而已讀此書當別具
 一隻眼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言其觀於
 萬物無欠剩即讀夔蛇一段便是此意此又翻
 公文軒介與之說也遺土猶言如土之自遺墜
 而不知也為已脩身也以其知言人有此識知
 則能修此身得其心以其心者言有此知覺之
 心則能得其本然之心本然之心與知覺之心
 非二物也特如此下語耳其意蓋謂人皆有知
 人皆有心苟能盡之則可以為已可以得心亦
 是常事耳故曰得其常心最者尊之也不曰尊
 而曰最此莊子之文所以為奇也物人物也流
 水止水皆以喻心流者不能止者也能止其心
 所以獨賢於人衆人以欲止之心就其求止焉
 唯斯人則能之故曰唯止能止衆止此一句蓋
 言未能安其心之人而求教於彼彼乃能教之
 而使之安却如此下六字豈不奇哉禪家所謂
 將心來與汝安學者曰求心了不可得其師曰
 與汝安心竟便是此一段語以松栢比舜以舜
 比玉駘但言其得於天者獨異於衆人故能正

地府萬物者其然
 無不任也直萬六
 骸者所謂逆旅也
 象耳目者人用耳
 目亦用耳目非須
 耳目也知與變化
 俱則死往而不冥
 以知之一者也心
 與身生順則無時
 而非生此心之未
 嘗死也擇日而登
 假者以不失會為
 擇耳斯人無擇也
 任其天行而時動
 者也故假借之人
 由此而最之耳其
 悟漠故全也故曰
 彼且何肯以物為
 事

呂註

孝道者孝其所不能孝行其所不能行故言於王駘也從仲尼游者知從其所不能行而不知從其所不能行則雖全魯扁之與王駘猶中分也從其能行者則立有教坐有議其教不待無言其成不待無形也從其不能行者則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仲尼王駘相為表裏而已不以其所能而當君師之任則无

矣孰為死生而與之變孰為疾墜而與之遺乎審乎無假知其所待者真不與物廷則死生與墜而不變命化物而已不化守其宗本不離也人唯不能自其同者視之則耳目不內通能自其通者視之則耳目不知其所宜故物視其所同不見其所後也常季謂駘怀力聖之道則為已而已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為最之而推為君

其所生以正衆人之所生此生字只是性字或曰舜豈可比王駘若如此讀莊子是痴人前說夢也徵證也驗也保守也守其始初之一語而况有證有驗只一信字却如此下句不懼下着一實字無此實則不能不懼矣九軍者言衆兵也或戰國之時有為九陣者亦未可知不必拘天子六軍諸侯三軍之說自要自信也荆軻聶政之徒求名而自信者也被惟守此一信且能不變於死生而况有道者乎此一段今觀佛書中有坐嶠岩守虎穴者亦只此不惧之實而已

莊子如此等處皆有所見非特寓言也官天地天覆地載天生地成各職其職而已府者聚也萬物隨其所聚而聚此即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之意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亦是府萬物之意但語脉有不同耳寓六骸者言六骸者各所寄也象耳目與不知耳目之所宜同意目象目而不止於視耳象耳而不止於聽故曰象耳目一知之所知上音智下如字智者得之於性知者智之用也以其得於天者而無所不知故曰一知之所知心無所見曰死登升也假

師即唯止能止眾
止以人所以從之
求鑑也夫木莫不
受命于地唯松柏
獨全人莫不受命
於天唯舜也獨正
則舜豈不以正生
為幸而正衆生哉
今夫士之以勇自
名者徒能雄入九
軍而况宮天地府
萬物必生不得與
之變者非求名自
要之比也彼且擇
日而登假其去來
容與如夫人安得
不從而最之

范註 以無形司有
形曰官天地

以無物藏萬物曰
府萬物寓六骸者
寄而無畜象耳目
者存而不用一知
而不為物貳心存
而不與形偕制余
在內而不在外所
以能擇日而登假
也

陳註 彼為已言其
學非為人而

人乃尊之何也以
其知待其心言其
反觀而得見其天
君也以其心得其
常心者言其初以
天德良知得見此
心時如游子歸家
既到家乃知是固

至也註音賈音遐皆誤彼豈擇日而至於道乎

言不擇日而升至於道無時而不在道也即道

不須更離之意人之所以從學於王駘者從是

而已此是字重以物為事物者人也言彼豈肯

以為人為事乎蓋人自求學於彼彼何嘗求以

教人者陸方壺云兀當作介與前養生上篇介

之介者故常季問於夫子曰王駘立知以行不

議而弟有所從之者半魯國且虛而往實而歸充

然若有所得也乃至於夫子曰與庸人始甚遠矣

其用也獨若之何哉夫性與庸人之用豈常

人等哉常人不能忘己性性與庸人始甚遠矣

雖死生事大與之遺遺謂遺變於彼何者彼知吾

變亦不得與之遺遺謂遺變於彼何者彼知吾

身之與天地其在道中同為一物何者彼知吾

非實相若夫所謂性體真空性空真體審乎無

假不受變滅超然獨存故不變物而有遷化既

不與之遷又焉得而與之變又焉得而遷化既

其不惟不隨物化又能主其萬化執其樞紐守

宗師未始有造物之法者此謂出命由根立故能

無生之樞紐五之至人所以提挈陰陽主持造化

而不知二之何謂為一問夫子曰異者知與一乎萬

化即也故以何謂為一問夫子曰異者知與一乎萬

與我同根之楚越也身自其同者而觀之則萬物

宜則目亦可聽又焉知耳目之所宜乎原耳亦

有之業也此只言其為已何與于人而人乃尊之如此可以知其常季之所造矣

集註 受命于地至唯舜獨也正文句不齊似有脫畧張君房校本作受命于地唯松柏獨也正在冬夏青

青受命于天唯堯舜獨也正在萬物之首補七字因郭註有下首唯松柏上首唯聖人故也今以松柏獨也在舜獨也正為句亦自文順而義全矣

○申屠一節

節註 我出子止蓋與刑者並行也其

申屠嘉元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

一而得未嘗增喪亦莫非一而喪未嘗減視喪其足猶遺土也此便是命物之化而守其宗彼以知得心若耳蓋審其無假而守其宗是以知彼哉夫子曰人之常心本同彼固不能以獨稱最於彼守之夫心定則取鑑於流水而取鑑於人本同彼固不能以獨稱最彼守之夫心定則取鑑於流水而取鑑於人本同彼固不能以獨稱最地則松柏居天下之大端伊者冬夏青是松伊者幸正其生以正衆生此舜之所以獨異於衆人也觀此則介性之最可知矣正如其守宗而保始也夫保始之徵如人養勇一軍將求名而自要者尚且如是况守宗正性之人能保其未始有哉官地者其徵也宗正性之人能保其物化乎哉官地者其徵也宗正性之人能保其四字看他奇處官地者其徵也宗正性之人能保其也言我與天地萬物同出一原性命根宗同也受散則為萬聚則為一一直寄寓於六骸之中而以耳目為象人皆徇象喪心妄起知識者固未嘗死者此非得保始之徵有不懼之實無變於已也假至之也如書言陵道將釋日而登假矣登升也假至之也如書言陵道將釋日而登真之意人之從彼職是也彼且何求於人哉故曰彼且何肯肯於人則以物為事既無所則知而心未嘗死乃性命之要樞而勇士一知之所為精確一藏佛乘言不能盡者今以數語把斷學者更當精研熟玩猛於生歿今以數語把斷如勇夫有不俱之實者便可於此發九軍縱橫無碍以此理會死生學問等間於此發九軍縱橫無竺之經未至而佛法已在中國訖謂佛者夷狄之一法哉

一本與見字

明日又質而問之
欲使必不並已也
子齊執政者常以
執政自多故直云
子齊執政便謂足
以明其不遜也先
生之門固有執政
焉如此哉言此論
德之處非計位也
而說子之執政而
後人者嘆其矜說
在位欲處物先也
父與資人處則死
過言其事明師而
鄙吝之心往未去
乃真過也若是形
殘也言不自顧省
而欲輕蔑在位身
有德者並計子之
德微不足以補形
殘之過多自陳其
過狀以已為不當
以者衆也默然知
過自以為應死者
少也弄古之善射
者弓矢所及為殺
中夫利害相攻則
天下皆弄也自不
遺身忘知與物同
波者皆將于弄之
毅中耳雖張毅之
出單豹之處從未
免于中地而中與
不中唯在命耳而
區者各有其所
遇而不知命之自
爾故免夫弓矢之
害者自以為巧欣

曾甫曰產聖三主

人子產謂申屠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
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
申屠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
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耶且子見執政而
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屠嘉曰先生之門固有
執政焉如此哉子而悅子之執政而後人見
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
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
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
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耶
申屠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
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
唯有德者能之遊於弄之毅中中央者中地
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
足者衆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
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耶吾與夫子
遊十九年矣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
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
乎子產就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
林庸齋云我出子止子出我止欲其相避也申

卷之四內德

三

然多已及至不免
則自恨其謬而志
傷神辱斯不能達
命之情者也夫我
之生也非我之所
生也則一生之內
百年之中其坐起
行止動靜趨舍性
情與凡所有者凡
所無者凡所為者
凡所遇者皆非我
也理自尔耳而橫
又逆自然而失者
也人以其全足笑
吾不全足者皆不
知余而有斯笑也
拂然而怒者見其
不知余而怒斯又

未知命也廢然而
反者見至人之知
命遺形故廢向者
之怒而復常也不
知先生之洗我以
善者言不知先生
洗我以善道故耶
我為能自反耶斯
自忘形而遺累也
十九年而未嘗知
吾兀者忘形故也
形骸外矣其德內
也今子與我德游
耳非與我形交而
索我外好豈不遇
哉子無乃稱已
則厭其多言也
褚註 申屠安余而
忘兀德充於

屠嘉又不知其約不遠者不避也齊者同也執
政自謂也言子與我同出入則與執政同矣後
人者先已也先已而後人則是貴我而賤物有
學問則見識廣大取者求也言子學於先生將
求以廣其見識乃淺狹如此乎取大兩字佳與
堯爭善四字最奇言子既兀矣縱能為善得如
堯乎自反言不自量也狀述也聲述其過以為
足不當止者衆人皆然不言其過以為不當存
者已解矣唯有德者知事事有命豈人之所能
奈何哉此三句是三等人若命順命也遊毅中

數語蓋奇絕此易所謂履虎尾也老子曰吾有
大患為吾有身人之生世動是危橈易以虎尾
喻已為奇矣而莊子曰羿之毅中毅中者張弓
而射箭端所直之地也善射莫如羿毅中乃其
允中之地喻也之危如此况在戰國之時此語
尤切心幸而不中者命也廢然乃自失之意言
其怒至此盡失去之反歸也言一見先生而歸
皆失其所以慈矣洗字甚佳言以善道告我如
洗滌我而不自知也形骸內外一句最好此皆
前書所未有者稱者謂其能言也如左傳所謂

吾南有至經三十一

卷之四內篇德充符

十一

內者無戚于外也
子產矜位而鄙兀
心狗乎外者不明
乎內也不當亡者
衆不當存者寡以
蓋中徒論足之存
亡言人之處兀知
已過而安之者少
然有幸不幸一端
之于余耳則知中
徒之兀出於非罪
者也遊拜教中莫
非中地設有不中
幸免耳人處世間
莫非憂患苟得免
患亦幸耳而人曰
以其幸笑吾之不
幸我秩有怒未忘
已也察然而反已
亦忘矣不知先生
洗我以善和吾之
自悟和則彼已俱
忘物我交化何喜
怒之可動形骸之
可索哉

集註
駁中言拜箭
端之所宜乃

必中之地也故曰
中地子無乃稱言
我已知子不必更
言也

魯有一節

魯南南華經三言

魯人以為敏

而忘物者子產與之同師乃有同席出入之嫌
則其所以取大於先生者信乎未之有得也故
嘉為設塵鑑之喻言彼心鏡不明故物欲之垢
得以昏之而子產猶欲其計德以自反若謂不
省已過而徒譴人之過者嘉復之曰若自狀已
過則以為吾足不當存者幾何人哉雖然此始以
謂吾不足之不當存者故知不可奈何而安之
論而不以天論者也故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
若命是達乎天說者如人之遊於羿之彀中夫天
下之履危殆而不中皆幸也幸亦命也人之遊於
中央而不中皆幸也幸亦命也人之遊於羿之彀中
以不卒而中皆幸也幸亦命也人之遊於羿之彀中
相笑乎哉今佛然怒自廢其形而反求定也既而
遊先生之門則一至於此耶今與先生遊十有九
年而先生未始知吾之與先生遊十有九年而先
之內而先生未始知吾之與先生遊十有九年而先
字於稱述子產更貌改容稱謝曰子無乃稱謂
善於稱述子產更貌改容稱謝曰子無乃稱謂
我出於稱述子產更貌改容稱謝曰子無乃稱謂
是形殘也與堯爭善與有德有位者爭也狀名
狀也飾也與人處則不自飾已過而安之者以然
有幸有不幸命耳申屠嘉之兀亦命也諷中弓
矢所及也利害相攻非羿乎不遺身忘智與物
同波非游毅中乎而免者非命乎人以其全足
咲吾不全足由不知命故有此咲佛然而怒未
知余故怒也廢然而不知命故有此咲佛然而怒未
未嘗知兀者忘形也形骸外也德內也反不怒也
稱已悟則狀其多言也申屠嘉之德充者余也
命亦一語也人在天地間一生之內百年之中坐
起行立語默動靜取舍性情或有或無所為所
遇皆非我也安命則無我矣何病一足哉故曰
德充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

魯南南華經三言

十二

以字下二本
復字

節註

踵類也人之
生也理自生

矣直莫之為而任
其自生斯重其身
而知務者也若乃
忘其自生謹而矜
之斯輕用其身而
不知務也故五藏
相攻于內而手足
殘傷于外也猶有
尊足者存言則一
足未足以虧其德
明天形骸者逆旅
也去其矜謹任其
自生斯務全也夫
天不為可載能常
戾地不為載故能
常載使天地而為
戾載則有時而息

矣使舟能沉而為
人浮則有時而沒
矣故物為焉則未
足以終其生也安
知夫子之筏若是
者責其不謹不及
天地也無趾出聞
所聞而出全其無
為也彼何賓之以
孝子為者怪其方
履幸於老聃也夫
無心者人亦亦亦
然古之孝者為已
今之孝者為人其
弊也遂至乎為人
之所為矣夫師人
以自得者率其常
然者也舍已效人
而逐物于外者求

管甫南華經三注

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
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
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
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
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立則陋矣夫子胡不
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
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補前行之惡而况
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
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為彼且靳以誛詭
幻恠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已桎梏耶

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不可
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
之安可解

林慮齋云

踵見繼見也不知務猶言不曉事也

尊足者性也尊足二字下得奇所可貴者不在
形骸之外也賓賓司馬云恭貌是也誛詭幻怪
只言好名而已已桎梏者言名為己之累也天
刑之猶天罰之不與之以道也莊子借孔子以
為言或抑或揚皆寓言也但如此段曰無趾兀
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况全德之人

卷之四曰南華經三注

十一

此非尋常之名也

乎非常之名者也
夫非常之名乃常
之所生也故孝者
非為幻怪也幻怪
之生必由於孝禮
者非為華薄也而
華薄之與必由於
札斯又然之理至
人之所無奈何故
以為已之桎梏也
胡不直使彼以死
生為一條以可不
可為一貫者解其
桎梏欲以直理真
之冀其无迹也天
刑之安可解者仲
尼非不真也願自
然之理行則影從
言則獨隨夫順物
則名迹斯立而順
物者非為名也非
為名則至矣而終
不免乎名則孰能
解之哉故名者影
嚮也影嚮者形聲
之桎梏也明斯理
也則名迹可遺而
性命可全矣

此非尋常之名也

乎此語亦有益於世教死生為一條不可為

一貫即齊物篇可乎不可乎不可之意

云夫叔山無趾知有尊足者存故求務以全之
尊足者全則視棄其足猶棄土耳夫子却說他
務學以補前行之惡不知他前非別求禪補頭
善惡上起念本無今是何覺前非別求禪補頭
未嘗舉以此種學問名教中人談不議之曰夫子
之於至人為善故惡未耶伊賓茶敬以學於子
也彼且為善故惡未耶伊賓茶敬以學於子
本無之物唯被刑之人乃或有之桎梏蓋桎梏乃
覺詭幻異常常故至人無已聖人無須反其所見
翻為桎梏况欲解其桎梏况須反其所見之異
貫然而後可歸于一條即一貫也以一貫為一條者
未始有生孰名為成以可不可為一貫者本
無是焉得非名非如是則善法惡法皆是一貫者
名惡名皆是詭名此簡不二法門直是解去
縛本來無物何處生塵但天刑之人常解不解
何謂天刑記云刑者型也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
可易也言性成之入根器自是如安可解耶
○李衷一云踵類也謹不矜重也犯患者刑
也不知務不云踵類也謹不矜重也犯患者刑
謹為重無趾以務全之道也輕用吾身仲尼以
然却矜謹之便忘其自生故曰輕用其身猶有
尊足者存言刑一足未足虧其德也務全者去
矜重任自然安知夫子之猶若無不載自履自載
伊等自安知夫子之猶若無不載自履自載
及天地也夫子却說他務學以補前行之惡不
知此也夫安頭仲尼以善惡起念如欲別求禪補
便是頭上安頭仲尼以善惡起念如欲別求禪補
可也故曰夫子於至人其未耶賓茶敬以學於子
詭幻怪非常名也言汲汲求以非常名聞于世
也至人無已聖人無名如手足本無桎梏于世
者名也解其桎梏必去名還一死生為一條者
未始有生孰名為成以可不可為一貫者本
無是焉得非名非如是則善法惡法皆是一貫者

此非尋常之名也

此非尋常之名也

魯哀一節

節註 惡醜也死君人之位以濟

乎人之友者明物不由權勢而往也無聚祿望人之腹者明非求食而往也又以惡駭天下者明不以形美故往也和而不唱者非招而致之也知不出乎四域者不役思于分外地也

雄合乎前者才全者與物無害故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而為万物之靈也閔焉而後應者寵辱不足以驚其神也泥而若辭者人辭亦辭也純子食於其父母者食乳也夫生者以才德為類成而才德去矣故生者以失類而走也故舍德之厚比于赤子無往而不為之赤子也則天下莫之害斯得類而明已故也情苟類焉則雖形不與同而物

是詭名為人解粘去縛莫要於此天刑天罰也無趾之德充者亦一也大抵天刑之謂在謹與補生本自然俟于謹則足非亡俟于補其謹也乃所謂謹用也其補也乃所謂桎梏也况名其是而務謹之始則無是名其非而務補之始則無非有是非然後有名無是非則無名故務全莫若去名去名莫若一死生齊可不可一條一貫亦視所一之說也故曰德充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人為妻寧為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况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為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閔焉而後應泥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恤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純子食於其父母者少焉响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

無害心類尚仁則雖形同母子而不足以其志矣使其形者才德是也妻者武所資也戰死則無武妻將安施所愛者為足故耳刑者之殘何為愛之無其本者妻履以足武為本也不剪不穿全其形也不得復使恐傷其形也採擇婦御及燕尔新婚本以形好為意者也故形之全也無以降至尊之情回貞女之操也德全而物愛之宜矣夫生存以至於飢渴寒暑其理故當不可逃也故人之生也非誤生也生之所有非妄有也天地雖大萬物雖多然吾之所遇隨在於是則雖天地神明國家聖賢絕力至知而不能遠也故凡所不遇弗能遇也其所遇弗能弗能為也其所為弗能不為也付之而自當矣命行事變不舍昼夜推之不去習之不停故才全者隨所遇而

其人之莖也不以妻資刑者之履無為愛之皆無其本矣為天子之諸御不瓜翦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為爾而况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已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生存存亡窮達富貴賢與不肖毀譽饒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虧而與物為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脩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於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為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林慮齋云惡人者形醜者也不唱常和言其無所作為也無君人之位者言其無貴權也聚祿

任之也夫始非知之所規而故非情之所留是以知命之必行事之必變者豈於終規始在新惡故於雖有至知而弗能規也逝者之往吾柰之何哉苟知性命之固當則雖死生窮達千變萬化淡然自若而和理在身矣故曰不足滑和矣府者精神之宅也至足者不以憂患驚身故曰不可入於矣府和也滑不滑矣府間禮則不涉乎至變不失其兌

富也望人之腹者飽也望滿也月盈曰望看此等下字莊子之筆端豈可及哉知不出乎四域言其所知非出於世外也雌雄合其前與物狎也此即鷗鳥不驚之意悶然無意而答之意泥者無繫着之意寡人醜乎醜者愧也授之國者授以國政也恤焉若有亡即漢王如失左右手之意純子之喻言人之愛惡不在於形骸之美惡也响若鷺貌不得類者不似始者也己身也言不見其身得似始者故如此分下兩句此皆莊子弄筆處愛使其形之說若以名教律之語大有罪豈古人所謂事死如事生不忍視其親之意此皆其形容之文有過當處不可以律之亦不可不知其非也戰死不用妻非行禮之喪也資國也刑者於屨而無所愛外飾無所施也此亦形容有德在內不在外之意天子之御不瓜剪不穿耳不修飾而全其形之意新娶者無後禮記有之不得復使言官中不得後之也此借全形以形容全德之義以下歸結在才全德不形一句前言死生亦大而不得與之變於此又以死生存亡窮達貧富毀譽饒渴寒暑

曾補句在經三注

卷之四內篇德充符

十一

物不如此德之不
形也是以天下樂
推而不厭

褚註

雌雄之義或
以為禽獸者

本於列子雌雄在
前孽尾成群之說
竊考經意丈夫與
之處思而不能去
與嬖人碩為妾之
語則雌雄合乎前
言丈夫嬖人歸之
者衆也戰而死者
不以妻范無隱從
之具形似方扇以
木為之衣以白布
登以雲氣夾車兩
邊所以自衛也考
禮記檀弓篇周人
置妻明堂位云周
之壁妾御氏註天
子八妻皆戴璧垂
明諸侯六妻皆戴
圭大夫四妻皆戴
綦皆戴綬據此則
古者喪禮通用妻
非特為飾武設竊
原南華本意謂先
聖制禮使人養生
送死而無憾周以
棺衾飾以柩妻貴
賤隆殺各當其宜
所以慎終也若戰
而死則非正命故
其葬也不以妻形
且不得全歸俾望
像物之俗哉亦猶

禮記檀弓篇周人

卷之四內篇德充符

十七

等總言之此是紬繹發越處規者求也此等事
之變天命之行日夜相更迭於目前雖有知者
亦不能求其始不過曰自然而然而然爾不足以滑
和者言不能滑亂胸中之和也只是不得與之
變一句不入於靈府者不動其心和豫通三
字一意豫悅也通流通也心既不動則使之自
熒和順豫悅流通而不失其兌兌亦悅也此一
句便是莊子之文和豫通猶曰周徧咸也見後
篇日夜無卻者言日新而不已也卻止也與物
為春者隨所寓而皆為樂也物事物也此春字
與兌字同接而生時於心者即佛經所謂悟所
往而生其心也接猶感也時即時中之時也隨
事之所感而應之不偏不滯故曰生時於心才
者質也如孟子曰天之降才也才全猶言全其
質性也德不形者言其德無所可見也水停則
平平則可以為法法準則也內保停也外不蕩
止也即前所謂鑒於止水者又如此變下其文
和者中和之和也成者全也全此性中之和是
其德之修也德不形隨事物而見言其無所往
而非德非一端所可名故曰德不形者物不能

卷之四內篇德充符

十七

此章後上文純

則者之愛其後
也此章後上文純
子食於歿毋起喻
至此又叠喻以結
之不過形容德充
于内者無假于外
德餒于中者外飾
無益也

集註 望如月望之
望圓足飽滿

之義和而不倡不
見其能首事也知
不出乎四域不知
其有遠畧也祿位
才貌舉皆无之而
致雖雄交歸焉非
使物保而物自保
之也是何人也疑
其所以動人者何

在純子之喻言形
不足愛而使其形
者可愛也毋愛以
使其形者為本戰
以武為本行以足
為本哀駘它所以
存而見任去而見
思者有本故耳才
即孟子降才之才
才未全者率喜于
自樹才全則德內
足矣奚形之有死
生存亡窮達貧富
貧與不肖毀譽飢
渴寒暑雖其變若
彼然求其所以為
之者而不得故謂
之命也苟知其始
所以為之者則獨

曾南有在卷二十一

離也執民之紀即是執國之柄憂其死者言能
愛民也哀公安得南面而君天下此皆莊子下
筆過當不照管處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與孟
子友之云乎意同皆是寓言不可以實求之也

○陸方壺云惡人醜貌人也無位而濟人之死
無祿而望人之腹言不待富貴聲勢而自能利
濟乎人也望如月望之望飽滿圓足之義用字
之奇也惡駭天下言可驚說也和而不倡不見
其能首事也知不出乎四域不見其有遠畧也
而且雌雄合乎前謂天下之人雌雄勝負皆來
質成也門然而後應況然若不若辭狀其無意於
人國也寡人醜乎自媿況然若不若辭狀其無意於
亡焉如有所失也哀公問彼是伊人也而能使
人愛戀若此夫也子設喻以對純子乳於母之
前少焉皆棄之而走以為目之瞬不見已也
之疆不類已也是有其形者不足愛而使其形

者真可愛也戰死不資翼則履無人愛是無其
本者無所用而有其本者斯可用也知此則
之可愛而不可用者蓋必有在矣又復設喻
之御不翦爪不可用者蓋必有在矣又復設
不服役以胼胝其手足不如此則全者尚足以
之躬背而結新婚之惟燕彼則全者尚足以
人而况全於其德者乎知此則全者尚足以
而德不形者才即諸矣然則全者尚足以
賦於天者而言德則指其成於己者而言不
者一而外此蓋文之奇者夫才不能離解之數
意在言外此蓋文之奇者夫才不能離解之數
定不隨物而有遷故之奇者夫才不能離解之數
肖毀譽饒渴寒暑皆事情之變與天運相為流
行日使相代乎其前規乎其方成方生如環
無端雖有知者不能規乎其方成方生如環
但未能規乎其始而已不可謂之未始有始也
蓋未始有始者混融和一而不可謂之未始有始也
和上篇所謂遊心於德之和意益如故不
於滑和者不可入於需府一入需府則此心

卷之二十一

何能無繫於今其
 變雖日夜通廷了
 無停息而其所始
 即智者莫能求之
 所謂未始有始者
 也知其未始有始
 而又伊至滑吾之
 太和于吾之靈府
 也即父如老子塞
 其父之兌和豫通
 而不失于兌與物
 為春而日夜无隙
 即所謂不形者也
 如此雖日接万變
 皆動而不失其時
 矣水停而平則万
 物準之平則內能
 自保停則外不搖
 而水之平與德之

○閨歧一節

和也是和也修之
 已而成故曰成和
 之修物不能離又
 解不形之意即一
 而不分死生無變
 之謂也

○閨歧支離無
 服而段言備

情一往則醜者更
 好而好者更醜也
 德有所長而形有
 所忘者其德長於
 順物忘其醜長於
 逆物忘其好也生
 則愛之歿則棄之
 故德者世之所不
 忘也形者理之所

必受其變而先天道樸之全體於是乎散矣今
 使吾德之和豫通於死生窮達萬變之中而復
 不失其和故曰不失其和也夫德之於人也
 此便是滑和至人所以與物為春無變者不
 而已使物之變日夜相代乎吾之前知其不
 之意而安之若命便與物為春無變者不
 奈何而安之若命便與物為春無變者不
 其兌不失其兌便與物為春無變者不
 然不肯安受只一物為春而已是接而生時
 見其日也接謂應萬變生時於心則時止莫
 非天運之自然賦和德渾然不變於物交之
 感便是全其天之盛也水故曰才全伊謂德不
 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水故曰才全伊謂德不
 平則內能自保停則外不搖蕩水之平猶之德
 之成也夫德者成和之修也德即和德修之已
 離即一而不分也生無變之意○李懷一云能
 如月望之望圓足或飽滿之義和而不倡不見
 首事也和不出四或飽滿之義和而不倡不見
 保皆無之而致離也歸為非何物保而物自
 它之德充者也和也才全於物不能離於和而
 倡不倡故和與世兀以賣名聲於天下此夫飾
 者昭昭然才與世兀以賣名聲於天下此夫飾
 外貌而遺中尚也其不
 令人去之走者幾希矣

閨歧支離無服說衛靈公靈公悅之而視全

人其脰肩有甕菴大癭說齊桓公悅之而視

全人其脰肩有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

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故聖

人有所遊而知為孽約為膠德為接工為商

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斷惡用膠無喪惡用德

不存也故夫忘形者非忘也不忘形而忘德者乃誠忘也聖人游於自得之場放之而無不至者才德全也知為孽約為膠德為接工為商此四者自然相生其理已具故聖人無所用其已也天鬻也者天食也言自然而稟之也既稟之自然其理已足則雖沉思以免難或明戒以避禍物無妄然皆天地之會至理之極必自思之非我思也必自思非我不思也或思而免之或思而不免或不思而免之或不思而不免允此皆非我也又奚為哉任之而自至也有人之形者視其形貌若人也無人之情者攝若槁木之枝也群於人者類聚群分自然之道也是非不得於身者無情故浩然無不任無不任者有情之所未能也故形貌若人而獨成其天也道與之貌天與之形者言人之生也非

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恥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警乎大哉獨成其天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其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對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圍音因脰音豆慈音菴音說音稅食音似林慮齋云圍歧曲背也一云歧而守城門者也支離形不全之貌無脰無脚根故但歧而行也一云無脰無脣也曲背缺脣醜之甚也肩肩者細長之貌也甕菴大癭項瘤者也此兩句皆喻人之好惡不在於形骸之外曲瘤之人得意於君視全人反不如之故曰德有所長形有所忘

者言人之生也非

卷之四內篇德充符

卅七

情之所生也生之所知豈情之所知哉故有情於為離曠而弗能也然離曠以無情而聰明矣有情於為賢聖而弗能也然賢聖以無情而發聖矣豈直資聖絕遠而離曠難慕哉雖下愚聾瞽及雞鳴犬吠苟有情於為之亦終不能也不問遠之與近雖去已一分孔顏之際終莫之得也是以觀之萬物反取諸身耳目不能以易任成功手足不能以代司致業故嬰兒之始生也不以目求乳不以耳向明不以足操物不以手求行豈百骸无定司形貌無素主而專由情以制之哉既謂之人惡滯無情者未解形貌之非情也是非吾所謂情者以是非為情則無是非非無好無惡者雖有形貌直是人耳情將安寄無情者之人不以好惡傷其身言任當而直前者非情也常因自然而不益生者止

言愛其德而忘其形也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二句盡佳即孟子一指不若人之喻所可忘者形也所不可忘者德也誠忘者真忘也知有形而不知有德者真忘也聖人有所遊遊者即所謂心有天遊是也知以智處事也約以禮自檢也工藝能也孽菑孽也膠泥也固也接接於外而忘其內也商賈也如所謂買名於天下也心有天遊則知此四者皆吾之累矣聖人無所謀于世則不用智矣不斲削而自合於理則不用約矣守其內而無事乎外則不用德矣不貨者不求售也不求售則不用藝能矣四者不謀不斲無喪不貨也天鬻天食天祿也猶言天爵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猶言有天爵而不求人爵也此段乃莊子與惠子問辯之言有入之形以下乃莊子尋常有此語惠子因而問之也羣於人者言與人同類也是非不得於身者言無入而不自得超出於是非之外獨成其天與天為徒也言人能外於是非無入而不自得則與天為徒而所造者大矣天與之形者有物也造與之貌者物必有則也吾所謂無情言

於當也不益生伊
以有其身者未明
生之自生理之自
足也莊子又謂生
理已自足于形貌
之中但任之則身
存好惡之情非所
以益生祇足以傷
身以其生之有分
也夫神不休於性
分之內則外矣精
則勞矣故行則倚
對而吟坐則據梧
而眠言有情者之
自困也天選子形
以堅白鳴言凡子
所為外神勞精倚
對據梧且吟且據

其世之所謂情也
而云天選明夫情
者非情之所生而
况他哉故雖萬物
萬形云為趣舍皆
在無情中來又何
用情於其間哉
呂註無服大癭以
德長而見美
于二君形有所忘
也人不知存其神
是所忘後于視所
思慮是所不忘不
忘其所忘而忘其
所不忘以謂誠忘
非特形有所忘而
已誠忘則聖人之
所遊物不滯道而
皆存者也若然者

人不以好惡之情而內傷其身者有益則有損
常因自然則無所益亦無所損矣言有餘不足
皆為病益生者有餘之病也好惡出於自然而
無所着則無所損益矣惠子曰不益生伊以有
其身是以益生為資生非莊子之意也莊子與
惠子為至密之友惠子博學而好辯故莊子以
外神勞精說之外神者神用於外也猶言神不
守舍是也槁梧枯木以為凡也瞑倦也堅白辯
之名也選授也言天授子之形而子乃自苦如
此何也只一鳴字韓文公統此抽出成一篇序

如許其妙莊子安得不為作者
無弊也甕甕大癭之狀項瘿也
小貌也子醜惡之人能使齊衛之君悅之而反
視全人之不如此所以然者是有其德而忘其
也用是觀之形有所忘則必有惡駭之嫌所長
人忘之而在己若忘則必有惡駭之嫌所長者
能使人不忘其忘而忘若不忘則必有惡駭之
謂誠忘不忘其忘而忘若不忘則必有惡駭之
証之忘聖人者誠能忘其所忘則必有惡駭之
遊也以知聖人為應接而不親以誓約為膠固而
不用伊乎聖人之應接而不親以誓約為膠固而
不君伊乎聖人之應接而不親以誓約為膠固而
而膠伊乎聖人之應接而不親以誓約為膠固而
用膠伊乎聖人之應接而不親以誓約為膠固而
德有所積於己者深藏若虛不售也而惡於
益有所積於己者深藏若虛不售也而惡於
矣遊天矣而惡用乎人為也故有人之形而無
食於天矣而惡用乎人為也故有人之形而無

曾南有章三注

卷之四

十一

以知為尊非本
幹也以約為膠所
以約散也以德為
接所以續異體以
工為商非所以為
器也聖人不謀德
用知不斷惡用膠
無喪惡用得不貨
惡用商四者天需
也故無待于外有
人之形無人之情
以其所遊在誠忘
故也群于人則游
乎世倍是非不游
于身則休乎天均
得其小者屬于人
大者屬于天也貌
則動作威儀无非
道形則六欲九竅
天而生所以為人
者是矣奚為疑其
不可以無情乎惠
子直謂無情若木
石不可以為人莊
子謂吾所謂情是
非不得于身也吾
所謂無情不以好
惡內傷其身也若
是則足以有其身
伊必益生哉惠子
不知即動而靜乃
據梧以求靜唯不
知此即是不得其
所為使形為天之
所選而以堅白鳴
也

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而不能以獨異無
人之情故四者不用而身似乎離世絕俗而不
物之無人之情則聖人之身常自謙抑而不與
所以同春者天知所以成其身也老子所謂不
浩然天遊所以成其天也則不惟忘其所不
能成其大無可忘而人成其天則不惟忘其所
忘抑且忘無可忘而人成其天則不惟忘其所
段作結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哉故如則
故而己之謂謂本來也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
無情何始以謂之中來者尚不謂之即象貌皆自
未始有中道中來者尚不謂之即象貌皆自
有自天中道中來者尚不謂之即象貌皆自
既謂之天中道中來者尚不謂之即象貌皆自
木如死灰而後謂之無情也故莊子曰然惠子曰
謂無情也謂不後謂之無情也故莊子曰然惠子曰
而謂無情也謂不後謂之無情也故莊子曰然惠子曰
祥謂裨益於所謂也益生二字本於老子曰
情欲之盛亦非本有介然而生於男女之交人
因托此而有身今不益生則連人亦無致曰不
益生何益也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生起是非惡逐
足於本足中不益而順其自與之形生起是非惡逐
矣迷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今與之形生起是非惡逐
與之天與之乎乃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神非
對而吟據偈悟而與天與子之神勞乎子之精神非
乃不能因其自然而與物相安於無情無事之
徒以堅白之說曉然立是非同異於天下茲
不謂之益生而伊哉觀惠子與莊子辯論却
簡事全未分曉不知莊子何以與之為友○李
袁一云無服無唇也大瘦頰者能使人長而
見美于二君形有所忘也短者能使人長而
已若不忘則必有惡屬之嫌德長者能使人長而
忘其所不忘則必有惡屬之嫌德長者能使人長而
以知識為孽子而為誠忘者聖人所遊也故
不謀利害伊用知不斷性情伊用膠無喪於物

林註

其脰有肩脰
項也肩細
長之貌言悅無厭
而視令人及覺其
項細長醜不足觀
也周禮梓人云數
目額脰註長脰貌
蓋有與額同槁梧
即今所謂枯槁也
桐類不一唯枯槁
中琴瑟故名琴瑟
為槁梧

何用德不貨貨財何用商已上四事皆天然而
養者也結瑤轉丸知珠結網不謀之知也雲龍
風虎松柏為籙不斲之膠也禽獸林藪魚鱉江
湖無喪之德也物自利各生營不貨之所謂望
也此乃天之所養故曰天食有非情者所有足非
以木雞也一尺之面容貌不同者道與之六尺
之體空窺無殊者天與之小而屬于人者有情也
大而成其天者無情也惠子所謂無情乃是木石
然不可以為人所知也子惠子所謂無情乃是木石
得于身也所謂無情不益生者好惡便益生傷身
是本則足也無有餘也益生者好惡便益生傷身
生於有也無有損也益生者好惡便益生傷身
也有益則有損也益生者好惡便益生傷身
不益生也外神無益則無損矣故曰常因自然
而吟行之也選任也據梧而暝坐之疲也皆言有
醜而用也今子有也天任子之形與衆無別而強
白同異之辨鳴噪于衆人之形與衆無別而強
躍治之金何獨不怪哉無暇大瘦之德者忘
也忘者忘是非好惡也非忘外好惡忘內是
謂忘情情忘則已忘德又使人忘形所以警乎
大而不小天而非人也故曰不益生嗟乎人皆
致有益而不知益之為損人皆欲有餘而不知
餘之為無用故多言損氣多欲損精多思損神
多技損心多聽損聰多視損明病生於不知足
耳道貴日戒不貴日增老氏所謂損之又損以
至於無為正此意也
無益生之旨精哉

新欽南華真經三註大全卷之五

内篇大宗師第六

林慮齋云大宗師者道也猶言聖法天天法道

道法自然也陸方壺云大宗師言道也道者

法道法自然也謂知天之盛矣此篇以自然為宗

人為參之斯得謂知之盛矣此篇以自然為宗

其肯意則在於以知其知之盛矣此篇以自然為宗

知至於死生之變等之為旦夜窮達之知之所不

為有命則非真知自然之為所謂性余之宗上乘

哉篇中義諦隨人根器大小各有所受用熟讀以

者不惟可消貪鄙之私而所謂性余之宗上乘

之學亦不外是而得之矣○李袁一云宗師學

者所尊主之稱冠之以大宗師一篇千言萬計離不

言最無上乘是也夫道亦大矣專言生歿何也人

得了生歿三字夫道亦大矣專言生歿何也人

生處世只為悅生惡歿作身少有為之法念念

○知天一節

郭註 知天人之所為者皆自然

也則內放其身而外冥於物與象玄同任之而無不至也夫為之者不能為而為自為耳為知者不能知而知自知耳自知耳不知也則知出于不知矣自為耳不為也則為出于不為矣為出于不為故以不知故以不知為宗是故真人遺知而不知不為而為自然而生坐忘而得故知稱絕而為名去也人之生也形雖七尺而五常又具故雖區之身乃舉天地以奉之故天地萬物凡所有者不可一日而相無也一物不具則生者無由得生一理不至則天年無緣得終然身之所有者知或不知也理之所存者為或不為也故知之所知者寡而身之

曾南有在經一注

相續以至沒溺煩惱苦海不能自脫却不思百年易過人生有竟陰陽非可憐之物雖治為不祥之金而拘拘附贅懸疣之是惜一朝命盡如壑舟澤山夜半負走實不自知死為真者道至有者亦道至大者道至不夫天地間至無者道至地而先天地生莫幻於鬼帝而為鬼帝神莫高於太壺而在太壺先莫深於六壺而居六壺下夫惟真人之于道也有真不知真者真了百了無所不了故不逆不離不謬不悔不濡不熱不夢不憂其息深其天挽深不以身為無出入真人身道無歿生真人不道無往來真無出入真人身道無歿生真人不道無往來真所適也而自適其適有所為也而無為以善得是道者為帝為聖為神為僊若希韋伏戲堪坏馮夷禹強彭祖之屬失是道者為沉為溺為胎為辱若抵不階務光伯夷叔齊箕子紀他申從

祀子來而下其技道也稍有聞將箇生念頭一刃兩斷直下便了故死輪神馬可也鼠肝虫臂可也火瘖潰癱可也鳥厲魚沒可也仁義可忘是非可知忘肢體聰明形知可忘於吾師殆庶矣焉故知天之所為者以不知為知知之真也真人是也知人之所為者以所知為不知知之盛也女媧諸人是也章首言天章末言命天之是其所不知者也故曰死生余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真人之真知知自天自命而已天命者大宗師者也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天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

卷之五

所有者衆為之所為者少而理之所存者博在上者莫能器之而求其備焉人之所知不必同而所為不敢異異則偽成而真喪矣或好知不倦以困其百体所好不過一技而舉根俱弊斯以其所知而害其所不知也若夫知之盛者知人之所為有分故任而不強也知人之所知有極故用而不蕩也故所知不以無涯自困則一本之中知與不知

聞相與會而俱全矣斯以其所知卷其所以不知也者言知雖盛未若遺知任天也無患也夫知者未能無可無不可故必有待也若乃任天而生則遇物而當矣所待未定言有待則無定也吾生有涯天也必欲益之入也然此人之所謂耳物無非天也天也者自然也人皆自然則治乱成敗遇與不遇非人為也皆自然耳有真人而後天下之

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暮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能登假於道也若此假音格

林慮齋云人之生也凡事皆出於天故曰天所

為然身處世間人事有當盡者故曰人所為人
事盡而天理見是以其智之所知以養其知之
所不知也不役沒以傷生故曰終其天年既知
天又知人故曰知之盛也此數語甚正雖然有
患而下此一轉尤妙知有所待而後當知在我
所待者在外或無所求而自得或必有求而後
得皆不可得而定當者定也亦當否之當也事
既定而後見其當與不當此一字下得最工若
以為出於天又必求而後得若以為出於人又
有求而不得者此所謂詎知天之非人人之非
天也譬如壽夭不貳莫非命也而又曰知命者
不立乎巖墻之下便見天所為與人所為不定
處莊子看世事盡精此等處當子細玩味况有

知皆得其真而不
可亂也不逆寡則
所順者衆不雄成
則不恃其成而處
物先不暮士則縱
心直前而辭士自
合非謀莫以致之
直自全當而無過
耳非以得失經心
也若然者理固自
全非畏死也故真
人陸行而非避濡
也遠火而非避熱
也無過而非措當
也故雖不以熱為
熱而未嘗赴火不
以濡為濡而未嘗
蹈水不以死為死
而夫豈生之而生
哉成者豈成之而
成哉故任之而無
不至者真人也豈
有樂意於所遇哉
言夫知之登至於
道者若此之遠也

呂註

知天之所為
則知吾之所
自生者天也莫之
為而人莫與焉知
之所能知也知
之所不能知也知
之所為則以其所知
養其所不知言以
知養生非以生隨
知所以能及年而

南齊書卷之三

真人而後有真知此言有道者也寡不足也不
逆順也當不足之時即聽順之功雖成亦不以
為誇雄誇也士與事同古字通用如東山詩曰
勿士行枚也暮謀也無心而為之故曰不暮事
過而勿悔過失也猶今日曰蹉過也當而不自得
當諦當也猶今日曰恰好也事成也自得自多也
凡事或失或成皆委之自然不以失為悔不以
成為喜也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即無
入而不自得也知之能登假於道言其所見深
造於道也兩若然者此是莊子筆勢知與智同
假至也○陸方壺云夫天之與人相待而成者
人事盡而天理見故知天之所以人為合之然後
為斯其至矣俾謂知天之所以為天也而盡
俾謂知人之所以為言人亦未始不為天之自然也
人以合天順其自然而天亦未始不為天之自然也
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折者知養其所不知也
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也如人之年奇修短吾之
生可以盡也天也然吾之知者盡諸已而以其不
知者付之天然謂之養則有涵泳從容以俟之
之意若妄有作為而至於中道夭折則不能養其
於有生之外既不能知其所以然也又折則不能
所不知可謂知乎雖然有所患又下一轉言此處
有病還可商量夫知必有其所以待而後當當謂知
其當否我今說他為知必有所待而後當當謂知
其天年了當此生然後見得是能以見得直待終
其所不知者然後見得他為知是能以見得直待終
眼前說話其所待者猶未定也未定言未定在
後俾如未見了當詎知所謂天者非人乎所謂

卷之五十四

三

不中天也世所謂知之盛者无過於此然不免有患蓋所謂知天知人又待知而後當知非道之真而待以為當所持固未定也安知吾向之所謂天者非人乎所謂人者非天乎唯真人有真知則以不知知之而無所待也天下是非不一則從眾而已從眾則不免于庸蕩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則不免于雄成也詢謀僉同則不免于篡士也此皆聖人應世之迹而非其真仁人者体純素而無我則雖過也不得不過何悔之有雖當也不得不當得之有若然則登高明所為也將誰慄水火亦我所為也將誰濡且熱知固非道而真人真知能登假于道也若此

古之一節

古之一節
寢不夢无竟
想也竟无憂

曾南軒集卷之三

人者非天乎蓋善終者天夭折者人此必待事之既定而後知今尚未定則詭知為天為人必有真人而後有真知初未定則詭知為天為人寡寡薄也真人成者知我之適遭其薄也故安以承用不逆寡者知我之適遭其厚也故不謀以承而弗悔當而不自得知成敗之有數也故不謀過而不以累之是故登高而不可謂定矣水而不需火而以不熟三者皆人情之所易危而彼處之漠然不以介乎其意是蓋心有所主則自然不動是知其知之蓋道者能知天人之為之為知則達人皆道而盡道者能知天人之為之為知則達老子無欲觀妙有欲觀激之說也天而不自知也然也所以不知其所以知也天而不自知也便知是以了生知死善其生也死則然也

天知至此可謂盛矣雖然又轉言猶有待也定天之所待於人者又不可而未知也此雖云養盛然待於天而二之而未知其一故曰有患達觀者知天而二之而未知其一故曰出而異名謂之玄矣故曰庸詎知天之所為乎人之非天乎有真人而後有真知真知者不以不知為知則無待矣伊謂真知者非言其知天所為處三言古之真人言其能無死終始出入任其已故其息深息深故能無非當無知而入任其已故其息深息深故能無持其順以待而弗知不逆寡守其雌而若缺故不能成不謀而致而不自寡守其雌而若缺故不能此安有于過而自來合故不謬士真人心不介于物則無心于物也無心于物則與物不遷而物亦不傷之矣故不慄不濡不熱登假升也真人之以真知而升於道也若此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

卷之三內有大字

五

遇即安也食不甘
 理當食耳真人之
 息以踵乃在根本
 中來噓言若連氣
 不平暢也深根寧
 極然後反一無欲
 故嗜欲深者天機
 淺也不知悅生惡
 死者與化為體不
 訴不詎者泰然而
 任之也脩然往來
 者寄之至理故往
 來而不難也終始
 變化皆忘之矣豈
 直逆忘其生而供
 復探求死意和受
 而喜者不問所受
 者伊物遇之而無
 不覺也忘而復者
 復之不由於識乃
 至也夫人生而靜
 天之性也感物而
 動性之欲也物之
 感人無窮人之逐
 物無節則天理滅
 矣真人知用心則
 背道助天則傷生
 故不為也

呂註 無思慮則寢
 不勞無嗜欲

則食不甘然後其
 息深而以踵矣
 踵者氣之元息之
 所自起身以足為
 踵息以所自起為
 踵皆以其至下言
 之深之又深則至
 於無息矣眾人失

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
 者其噓言若哇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古之
 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訴其入不
 詎脩然而往脩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
 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
 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

訢音欣
脩音茂

林慮云其寢不夢神定也所謂至人無夢是

也其覺無憂者與接為構而不以心鬪也其食
 不甘即無求飽之意禪家所為塞饒瘡是也其
 息深深真人以踵衆人以喉道書修養之論其
 原在於神定則其出入之息深深皆自踵而上
 至於口鼻所以有數息之法神無所養則其出
 入之息止於喉間而已靜躁不同體於身者見
 之哇吐也噓咽也內無真見言語只在口頭所
 以易屈服於人此一句看參禪問話者方見得
 莊子之言有味如所謂蝦蟆禪只跳得一跳便
 是若哇之易屈服也嗜欲者人欲也天機者天
 理也曰深淺者即前輩所謂天理人欲隨分數
 消長也此一段一句是一條貫道書佛書皆原

守而屈服者其嗑
言若哇求息以踵
可得乎其天機淺
物觸則發也其息
以踵則去物遠矣
知生而悅死而惡
出而訢入而詎以
棄其所謂儻然者
則是以心捐道愛
生而求其生之所
始畏死而求其死
之所終不能喜而
受之忘而復之味
于自然而益生焉
是以人助天也

范註

心無思者魂
開而不遊乎

形無為者神開而
不後于物其竟所
以無憂味無味者
味味而不味于味
其食所以不甘

劉註

息之深者如
藏于足息之

淺者如出于喉其
實氣海為息之根
帶天機者天賦之
氣机即息也嗜欲
深則息淺矣如屈
服者嗜欲深也嗑
言若哇者天機淺
也

於此足見此老自得處不可草草讀過惜不見
大慧張平叔與之論此以下只說生死出生也
入歿也儻然而往儻然而來不忘所始不求所
終受而喜忘而復即是生死兩字不詎者不逆
也儻然隨之之意也不忘所始不求所終即所
謂原始要終故知歿生之說也或問趙州曰和
尚百歲後向那裏去州云火燒過後成一株茅
葦是不求其所終也受受其形也得之於天安
得不喜復歸也全而歸之無所係念故曰忘而
復之不以心捐道即心是道心外無道也不以
人助天壽夭有命人力無所加也此十字當子
細讀之不捐者不斯須離之意○陸方壺云謂
合真非徒聞見之知而已是故其寢也不夢其
覺也無憂其食也不其其息也深深其性定之
符又若以解以其寢無夢凡人之夢皆誠神所
化真入無識也故其寢無夢凡人之夢皆誠神所
以心闢故有煩惱妄想憂苦身心真入無妄也
故其覺無憂味乃舌塵因塵起識故有其苦分
別貪愛之念從此而起真入不貪故其食也不
其心有靜躁則氣之出入亦隨之而有淺深真
人性定于內故息所歸復於其根踵即根也根
者人之大中盍氣所歸復之處玄家所謂余蒂
是也眾人不得其養以心使氣心躁而氣亦與
之俱躁故眾人之息以喉踵息之說乃玄家專
氣之要訣所謂心息相相依神氣相守載營鬼抱
一無離其旨皆不出以丹經萬卷言不能盡者
以老等閑一語洩破讀莊子者安得草草看過
徒以藉口談資筆陣耶屈服者其嗑言若哇與

地有南音三言

集註 出世為出即

與受也返造化為
入即死也往也終
與復也知其始之
未始有始也則不
忘其所始矣知其
終之未始有終也
則不求其所終矣
如此則可以出入
造化遊戲於生而
奚悅與惡之有心
捐道者心一有所
變則捐道矣道无
生歿而人有二心
非棄道而伊人助
天者即老子狹其
折吾厭其所生來
益於有生之外者
也而真人不然則
知怖歿生求出離
猶為第二義也

○若然一節

郭註 所居而安為
志寂者雖行

而無傷於靜也頽
大朴之貌似秋殺
物非為威也似春
生物非為仁也喜
怒通四時言体道

人談論心無定見無定理一見真人心自屈
服言心聲也心屈則言亦與之俱屈其有應對
益咽若哇哇者吐貌謂其言只在喉舌間支吾
調弄吞不下吐不出分明狀出一箇屈服的樣
子禪家以此機動人受其勘便見虛蘊其嗜
欲深者其天機淺多欲之人易為物誘貌言視
聽自是浮淺天機二字下得最好機者發動所
由凡人形生神發皆屬天機得所養者自是沉
澹不露湛乎若淵老子所謂微妙玄通深不可
測符驗若此此段所論一字一語參透的有根
宗受用不盡玄乎妙哉上言外物不干其心此
下言死生無變於己其出言不訢其入不詎即解
上文死生無變也入返造化也二字本老子出生
入死亦來即出也詎逆也倫然往來不難之貌往即
其始自來始有始以來則其終不亦歸於未始
有始而已更不必求今之求其終也亦歸於未始
修為求證聖果便是有我有我則不能與道合
真喜而受之受命而生也忘而復之復命而
益不訢即承上不悅生而言曰受而喜之是言
有生之後常自惟喜快樂初無戚戚不滿之意
及其復也亦自以寂滅為樂而忘其為死以便
是生歿無變於己益心一有所變則捐道矣道
無生歿而人有二心非棄道而伊人助天
者即老子所謂狹其居厭其所生求益於有
生之外者真人只知養其自然而已矣觀於一
段則知今之畏生歿而求修証者猶落第二義
非空到也

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頽頽凄然似秋煖
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
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
乎萬世不為愛人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
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

習有句

卷之五

合變者方寒暑同其溫嚴而未嘗有心也然有溫嚴之貌生殺之節故寄名于喜怒耳身物宜者言无心于物故不奪物宜无物不宜故莫知其盡也其用兵也因人心之所欲也而心之故不失人心也夫白日登天六合俱照非愛人而照之也故聖人之在天下煖然若陽春之自和故家者不謝凄乎若秋霜之自降故凋落者也直覺之塞而物自通耳無親也任理而物自存耳天時者未若忘時而自合之賢也不能一是非之塗而就利違害則傷德累當矣善為士者遺名而自得故名當其實而福應其身自失其性而矯以從物受後多矣安能後人若狐不偕務光之徒斯皆舍已從人狗彼傷我者也

呂註 其心志者志于道也容寂

增補南華經三言

名失已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林麓齋云志者心有所主而定之意此書字義不可以語孟之法求之前輩云佛氏說性止說得心既曰異端矣又安得以吾書字義求之寂靜也面壁十九年是其容寂處額大也顙額也頭容直故見其顙顙然凄然怒也煖然喜也無心而喜怒猶四時之春秋也壺止處也物事物也隨事而處各得其宜而無一定所止之地即所謂以接而生時於其心者也用兵毒天下也施澤愛天下也皆以無心行之則亡國者亦不怨被其德者亦曰帝力於我何有吾書亦有此意但莊子之筆形容處說得多過當如曰澤及萬世而不為仁整萬物而不為義皆是此類此數句乃是譏誚聖賢以形容真人之不可及其意蓋謂世無真人不知至道自聖人而下無大無小皆非也樂通物者聖人之心以無一物不得其所為樂也通得所也不任物之窮通而以此為樂不足為聖人矣無心則無親疎有親疎

則神疑不動額頰

則反朴無態凄然

似秋非有所惡煖

然似春非有所愛

喜通四時則同

宜也亡國而不失

人心吾無心於惡

之也為萬世不為

愛善無心于愛之

也其于物也因其

自通其于仁也天

下兼忘其于時也

行藏在我困而不

失其所守者君子

所守異乎凡民者

士也忘高深遺死

生者後人也故自

聖人

人雖尊卑貴賤之

不同要皆有所謂

真然后足以充其

名若狐不借務光

之徒皆後人之後

而不自適其適者

也唯無所為而為

之乃所以自適其

適也

徒註志字趙氏正

寂象協其論似當

吉甫解後人蓋本

胥靡登高不懼遺

死生也意則妙矣

然以下文後人之

後語觀之尤覓子

玄為覈

增補尚書卷之三

則有心矣有心則非仁矣順時而動知天時者

也賢者以此為能亦非也就利違害君子能之

未能通利害而為一則君子亦非矣士必為名

名者實之賓為賓失已也故曰非士真自然也

不知自然而勞苦以喪其身是役於人者非役

人者也此皆過當之論故狐不借而下如伯夷

叔齊箕子皆遭說訕以為役於人而失其已者

故曰不自適其適其語雖偏其文甚妙狐不借

務光胥餘紀他申徒狄皆古之賢者不自適不

自得也○陸方壺云夫人堅而不可奪者之謂

其容寂者守靜之德也妄然如秋滋味冷澹也煖

然如春意思溫和也喜怒哀通四時與物有宜而

不知其適接而生時于心也既曰喜怒哀通四時

則固有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者故聖人不

得已而用兵也仁人之國而不失人之心毒蔬

乎萬世不為愛人夫愛人者樂與物通樂與物

通非聖人也受病在樂字上聖人非不與物通

也但無心耳無心何樂之有何謂有親非人至

仁無思不可而親也故有親非仁何謂天時非

賢推測而知非默契也故天時非賢人處利害

之中往往知利而不知害在君子則知利害之

機奇正之變故利害不通不得謂之君子行名

失已學求諸己非為名也故行名喪實者不足

以為士亡身不真者幻妄之境虛華之事人皆

狗之而亡其身是謂受役於物者故知不足以

役人之遺而不借務光以下諸賢是皆役人之役

適人之遺而不能自適其適者狐胥紀申之事

無考然以務光辭國以自沉夷齊扣馬而饒死

箕子披髮以請囚要皆事人之事以至於殆且

辱者其他可知矣故皆不取
者指上文真人若然則何造而非造乎自造而
已其心志者終始不變也容寂則神凝不動顏
頽則反朴無態凄然似秋非有所惡煖然似春
非有所愛喜怒通四時則同乎天和所以與物
宜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吾無心于患之也澤萬
物不為愛吾無心于愛之也數句皆形容真人
之自適其適處樂通物五句以起亡身不真句
無不借務光之徒正所謂亡身不真者也聖人
矣賢人時宜在我天時非賢矣君子通乎利害
不通非君子矣上之學以為己行名失已非士
矣由是觀之亡身不真非役人矣真者天也真
人之真知是也得是真者超凡入聖出生入死
不訢不距險往險來天而非人故曰役人務光
辭國以自沉夷齊而浮沔申徒狄負石而入河數子
內子胥鴟夷而浮沔申徒狄負石而入河數子
時役人之役造人之造以至於亡其亡身可謂
真乎故有得於真死而不亡無得於真死而亡

古之一節

郭註 義而不朋與物同宜而非朋黨也冲虛無餘

若不足也下之而無不上若不足而不承也軾而不堅常遊於獨而非固守也虛而不華曠然無懷乃至於實也即之似喜至人無喜暢然和造故似喜也崔乎不得已者動靜行止常居以然之壺也濬乎進者不以物傷已也與乎止者無

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即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濬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警乎其未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悅乎忘其言也以刑為體以禮為翼以知為時以德為循以刑為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

曾南齊經三言

濬音高

所趨也厲乎世世者至人無厲與世同行故若厲也整乎未可制者為放而自得也連乎似好閉者綿邈深遠莫見其門也悅乎忘言者不識不知而天機自發也刑者治之體而非我為礼者世之自行而非我制知者時之勢而非我唱德者彼所循而非我作以刑為体皆任治之自便雖殺而寬也以礼為真皆順時之所行故先

林鬻齋云此一段形容之語儘有溫粹處但說得太頽洞佛書多有此類狀容也羨而不朋中立而不倚也慊然若不足而不自卑承者奉承而自卑之意左傳使之副者曰承與乎容與也觚德之隅也觚而不堅有德之隅而無圭角也張乎舒暢之貌也虛者有若無也不華者實也即而喜貌似喜而不喜崔下也處世應物有不浔已之意亦猶悶然而後應也溜聚也克悅之貌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故曰進我色止我德者即所謂虛室吉祥止也與乎自得之貌厲嚴毅之意望之厲然亦與世人同也而其中實有崔乎不浔已之意故曰似世警乎大之意也無所屈於世故曰未可制好閉不欲開口也連合也密也方其未言似不欲言及其既言亦若不言故曰悅乎其忘言也兩句即一意悅乎俯下之貌體本也翼附也聖人則曰明乎五刑以弼五教此則曰以刑為本而禮為附皆是反說綽乎其殺者雖殺之而綽綽乎毋忤於我心也行於世以禮徇俗也時乎用知則用知是不得已而應事也循德者循天德而自然也循乎自

伯曰南齊書卷之五

卷之五

十一

身恍然不識言之
在口而人之大迷
真謂至人之為勤
行者也

陳註

其狀象而不
朋不可得而

親疎若不足而不
承不可得而貴賤
觚而不堅行雖不
圓而非固守虛而
不華文雖弗實而
非滅質而平其似
喜暢然自適也崔
乎不待已迫而後
應也濬乎進我色
審精于內祭神于
利用于外不蕩於
內也厲乎警乎連
乎三者至為去為
也悅乎其言至言
去言也真人之直
至於去為去言者
以刑禮知德為本
而已矣經中多以
山喻道丘喻德類
姑射之山隱矣之
丘與具茨之山崑
崙之丘是也真人
之道用之不勤而
人真以為勤行者
是觀万物之衆而
疑天地雕斲之勞
也

然而無所容力譬如人登小山有足行者皆自
至人以為勤勞而後至言不必勤勞其心而行
亦自至也此無容心之喻也丘小山也壺云再

舉古之真人而盡言以盡其形容其狀象而不
明者言以象與人而非以黨乎人也若不足而
不承者言以謙下人而非以承乎人也若不足而
割華者少實真人則與乎其虛而不華與自
浮華者少實真人則與乎其虛而不華與自
然之貌張者大也而者喜貌崔者下也言真人
似乎喜事其實不待已而應之如哀駘它悶然
而後應之之意濬乎其進我色也濬者聚也進
我色者言容色日見其止即止位至善之止言止
矣而德則日見其止即止位至善之止言止
其大而不遷也屬乎其似世謂如世之不可犯也警乎
者二句即一意連乎其似世謂如世之不可犯也警乎
象悅者俯下之貌而聲音不可求也連者發語之
時以德為循刑主肅殺故曰綽乎其殺也殺者降
損之又損至於無損故曰綽乎其殺也殺者降
殺之義以禮為翼者柔而謙退所以輔翼人道
而行于世者故曰所以行于世也故曰不待
已于事也以為德為循者循是而為假于道與人
之有足以至於德為循者循是而為假于道與人
行則未免有欲速苦難處真人只知養其自
而巳何勤行之有哉○李衷一云坎一段又以
真人之自適其適者舉其狀而盡言形容之狀
者以然而不必然之謂也象而盡言形容之狀
與若不足而不承似文而非下象而盡言形容之狀
而非以虛而不承似文而非下象而盡言形容之狀
得已飾喜事而非喜事濬乎進與乎止似飾貌
乎非其言似有言而去其言似有言而去其言似
其殺似體刑而無刑以謙為行日損日綽乎
禮而無禮迫而後應曰不勤似修德而無循德真
無知登假於道用而不勤似修德而無循德真

增有句在經三注

卷之五

卷之五

七

故其一節

郭註 常無心而順

好所善所惡與彼無二也其一也天徒也其不一也人徒也夫真人同天人均彼我不以其一異乎不一無有不一者天也彼彼而我我者人也真人同天人齊萬致萬致不相非天人不相勝故曠然無不一真然無不任而玄同彼我其

人之不可執滯想像如此所謂適而無適者也經中多以山喻道丘喻德藐姑射之山隱奔之丘與具茨之山崑崙之丘是已

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與天為徒其不一與人為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外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為父而身猶愛之而况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為愈乎已而身猶歿之而况其真乎泉涸魚相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

林慮齋云

一自然也造化也好與弗好即好惡也其一同也其不一異也好惡之有異同皆不出乎造化之外故曰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人能以好惡為同則知天者也故曰其一與天為徒若以好惡為異則知人而不知天者故曰其不一與人為徒以人勝天不可也以天勝人亦不可也真人則無好無惡無異無同無分於天人但循自然而已此釋氏所謂有無俱遣老子所謂兩者皆歸之玄故曰天人不相勝此乃一

妄許而不任之執
真者不假于物而
自然也夫自然之
不可違豈直君命
而已哉故証以涸
魚之喻與其不足
而相愛豈若有餘
而相忘夫非奢皆
生於不足至足者
忘善惡遺死生與
變化為一曠然無
不遠矣又安知堯
桀之所在耶

言註

夫物視其所
一而不見其

所異故其好之者
美與善也而美善
出于美不好之者
惡與不善也而惡
與不善亦出于此則
好與不好一也一
狻水之湛然者其
不一猶水之波流
亦水而已知此則
非獨止而後止也
然有一有不二者
其一與天為徒退
藏于密也其一不
與人為徒吉凶與
民同患也莫之致
而致者命莫之為
而為者天則人之
有所不得與此物
之情也吾侪為哀
樂於其間哉以天
為吾之所自生身
狻愛之况生之所
自生其為父也卓

曾南有注

卷之五

十四

與不一皆一也一即大宗師也死生猶旦夜也
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是也情實也人力所
不得而預此則天地萬物之實理也曰命曰天
即此實理也此數語蓋以死生之天命發明一
與不一之意曰父曰君人世之所尊愛莫大於
此而是道之大尤出於君父之上故曰可以為
衆父父故曰其有真君存焉卓高也不可及也
真自然也此語蓋謂人皆知君知父而不知道
之為大宗師也相向相濡口相向而相濡潤也
處陸之相濡不如江湖之相忘喻人處世而有
為不若體道而無為也譽堯非桀一句難若不
經此其獨見自得處無桀亦無堯無廢亦無興無
善亦無惡無毀亦無譽毀譽興廢善惡皆相待
而生與其分別於此不若兩忘而付之自然付
之自然是化之以道也佛家曰是法平等無有
高下又曰有無俱遣又曰大道無難惟嫌揀擇
皆此意也兩個泥牛闖入海直到如今無消息
一語最佳○陸方壺云到此方發出所以不悅
所以不悅不惡者知其一故也一即天也自然
也知其一則不以人助天以心捐道矣所謂必
有真人而後有真知者知此而已矣死生命也
以下又指言人之不能勝天處如人之死生大

卷之五

十五

矣獨不愛之乎苟
惟知其卓者而愛
之則生無足忻明
矣人特以有君為
愈乎已身猶死之
而况其真乎苟知
其真者而所之則
死無足距明矣性
命之源淵處乎人
偽之陸而响濡以
仁蒙之濕沫不若
相忘于道術之江
湖而不知死生聚
散也盖悅生惡死
者情無成無生者
道嘗堯非桀亦情
而已知兩忘非奢
而化其道則所以
忘死生者未始不
同也

王註 直人無心其
好惡所以一
也真人抱一不
所以同也無心而
一則任自然故曰
與天為徒也抱一
而同則或使然故
曰與人為徒也毀
奢者世情之變聖
人雖為之應而心
實無有若夫遺世
情而特以蕪志為
是則何以與人為
徒哉此莊子之所
非而世之愚儒反
以非莊子也

之中者一毫人力有所不得而與此皆物之實
理故曰物之情也情之所謂卓者實也此實理主
於未始有物之先所謂卓者實也此實理主於
特以天為父而順父者多順天者少不知父也
寄體之身而愈乎已而敬君者多敬天者少
以天之所代天而愈乎已而猶君者多敬天者
乎蓋真即內篇所謂真君而猶君者多敬天者
帝起形氣以獨存者不唯不可勝而且天君父
為至親至尊蓋不唯不可勝而且天君父猶
敢勝則不尊蓋不唯不可勝而且天君父猶
也大宗師也道也一也人可矣夫天者君也父
之有水故以魚喻泉涸則魚亡與相忘於江湖者
雖其相响以况人離於道則一者不與是相忘
之為得乎以况人離於道則一者不與是相忘
毀譽紛然以道之為得乎然非謂堯不當譽而桀
不當非也自道而觀渾淪無別何者為善伊者
不為善也非譽為非譽為非譽為非譽為非譽為
生大變亦當忘之而以其知養其所不知也
李衷一云真人之所以為真者只是無心也一則
惡死而已好即悅也無心好惡矣一則好之也
無好矣弗好之也無心好惡矣一則好之也
伊弗好之有真人無心好惡矣一則好之也
一與天為徒抱一而無心好惡矣一則好之也
與天為徒抱一而無心好惡矣一則好之也
畢竟不相勝是之謂真自莫之為而為者有莫
之必夜誰能免得顧其人夫有生必有死如旦
之致而主者命也自莫之為而為者有莫
個實理主張其間故曰莫之為而為者有莫
理在末始有生則超形氣獨存者是也人特以
人真知真卓則超形氣獨存者是也人特以
天為吾所自出則超形氣獨存者是也人特以
父也卓矣獨不愛之乎苟知其真者而聽之則
生無足訢矣人特以有君為愈乎已身猶死之
况其真君者乎苟知其真者而聽之則無足

况其真君者乎苟知其真者而聽之則無足
生無足訢矣人特以有君為愈乎已身猶死之
父也卓矣獨不愛之乎苟知其真者而聽之則
天為吾所自出則超形氣獨存者是也人特以
人真知真卓則超形氣獨存者是也人特以
理在末始有生則超形氣獨存者是也人特以
個實理主張其間故曰莫之為而為者有莫
之致而主者命也自莫之為而為者有莫
之必夜誰能免得顧其人夫有生必有死如旦
畢竟不相勝是之謂真自莫之為而為者有莫
與天為徒抱一而無心好惡矣一則好之也
一與天為徒抱一而無心好惡矣一則好之也
伊弗好之有真人無心好惡矣一則好之也
無好矣弗好之也無心好惡矣一則好之也
惡死而已好即悅也無心好惡矣一則好之也
李衷一云真人之所以為真者只是無心也一則
生大變亦當忘之而以其知養其所不知也
不為善也非譽為非譽為非譽為非譽為非譽為
毀譽紛然以道之為得乎然非謂堯不當譽而桀
不當非也自道而觀渾淪無別何者為善伊者
之有水故以魚喻泉涸則魚亡與相忘於江湖者
雖其相响以况人離於道則一者不與是相忘
之為得乎以况人離於道則一者不與是相忘
毀譽紛然以道之為得乎然非謂堯不當譽而桀
不當非也自道而觀渾淪無別何者為善伊者
不為善也非譽為非譽為非譽為非譽為非譽為
生大變亦當忘之而以其知養其所不知也
李衷一云真人之所以為真者只是無心也一則
惡死而已好即悅也無心好惡矣一則好之也
無好矣弗好之也無心好惡矣一則好之也
伊弗好之有真人無心好惡矣一則好之也
一與天為徒抱一而無心好惡矣一則好之也
與天為徒抱一而無心好惡矣一則好之也
畢竟不相勝是之謂真自莫之為而為者有莫
之必夜誰能免得顧其人夫有生必有死如旦
之致而主者命也自莫之為而為者有莫
個實理主張其間故曰莫之為而為者有莫
理在末始有生則超形氣獨存者是也人特以
人真知真卓則超形氣獨存者是也人特以
天為吾所自出則超形氣獨存者是也人特以
父也卓矣獨不愛之乎苟知其真者而聽之則
生無足訢矣人特以有君為愈乎已身猶死之
况其真君者乎苟知其真者而聽之則無足

此有百三三言

○大塊一節

節註 夫形生老死皆我也故形

為我載生為我勞
老為我佚死為我
息四者雖變未始
非我我奚惜哉成
與生皆命也無善
則已有善則生不
獨善也故若以吾
生為善乎則吾死
亦善也方言生也
後明之以必變之
符將任化而無係
也夫無力之力莫
大於變化者也故
乃揭天地以趨新
負山岳以舍故故
不暫停忽已涉新
則天地萬物無時
而不移也世皆新
矣而自以為故舟
山日易而視之若
前今交一臂而失
之在冥中去矣故
向者之我非從今
我也我身今俱往
豈常守故哉而世
莫之竟謂今之所

坤海經三主

距明矣人之不能離乎真與卓狹魚之不能離
乎泉也泉涸則魚離水而陸處雖相向相沫徒
勞形耳訖若相忘於江湖人一離乎道涸處於
人偽之陸而响濡以仁義之濕沫是非毀譽紛
然並起則何如相忘於道術而不知死生聚散
也蓋悅生惡死者情無生無成者道譽堯非桀
亦情而已知而忘非譽而化其道則所以忘
生者亦無不同也故曰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
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
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
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大小有宜猶有所
遯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
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
者尚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為樂可勝計耶故
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天善
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况萬物之所係而
一化之所待乎

林慮齋云大塊天地也有形而後有生生則不
能無勞老而筋力衰弱則自然安佚矣息者休
止也善吾生者全吾身也所謂朝聞道夕死可
矣是也壑中之舟澤中之山可謂藏之固密而
有時乎失之夜半有力言造化也負之而走失
也言人之為計雖至深密而時有不得自由者

卷之五內篇第一宗師

遇可係而在豈不
昧然不知身化為
體而思藏之使不
化則雖至深至固
各得其所宜而無
以禁其日變也故
夫藏而有之者不
能變其遊也無藏
而任化者變不能
變也無所藏而都
任之則與物死不
宜身化無不一故
無內外無死生體
天地合變化索所
遊而不得矣此乃
常物之大情非一
曲之小意也人形
乃是萬化之一遇

所謂打鐵作門限鬼見拍手笑便是昧者不知
也小大舟壑山澤也壑之大可以藏舟澤之大
可以藏山以大藏小是有宜也遊失也藏天下
於天下付之自然也凡在天之下者皆付之於
天則無所遊矣萬物之真實處常如此故曰常
物之大情也人皆以有形自喜而不知人之
身千變萬化安知其所止苟能知之則萬物皆
備於我天地與我為一其樂可勝計哉聖人遊
心於自然則無得無喪故曰遊於物之所不得
遊而皆存善夫善老善始善終造物也善者能
也言造物能此人猶效法之况道乎萬物之所
繫者道也一化之所待者道也此所謂大宗師
也說得一節高一節此是莊子之筆勢若聖賢
之言則平易而已陸方壺云知大塊之以形
載我也而以生勞我也以老
供我也而以死息我也順其自然而不以人力
與之此便是兩忘而化於道忘而化便是善吾
生善吾生便是善吾死蓋死生雖不一而其
者未嘗不一也以等議論學者更當潛心
所以解帝縣而登解脫者實不外是此大藏
乘羨諦也夫入能兩忘而化于道則是能遊
物之所不得遊者而皆存存者道則是一無
游遊者也唯道可以長存故死生壽夭一無
變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可謂固矣而不知
亦可移舟亦可解夜半之時強有力者以壑
舟載澤之山負之而走熟睡者不覺也藏之
雖游宜而猶有所遊也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

身可係而在豈不

昧然不知身化為

體而思藏之使不

化則雖至深至固

各得其所宜而無

化齊死生也然其平日足以師人也况玄同萬物而與化為體其為天下之所宗也不亦宜乎

呂註

大塊之於我固無情也苟

為善吾生則善吾或必矣吾何悅惡哉物死大小心存則存心亡則亡苟為非道未有存而不去者故藏舟藏山于壑澤可謂固矣吾心一遺則忽然失之夜半玄極之時有物於此後而藏之玄極之處

非力者能若其乎夫藏小大洋宜而猶有所遜以有涯之生藏無窮之宇宙而欲其無遜豈常物之情哉天下者乃物之所一得所一而藏于所一則彼有力者雖欲負之而走將安之哉非真知不足與此

劉註

莊生之所以藏舟仲尼之所以逝川斯皆感

往者之難留也何者人則謂少壯同休日齡一質徒知年往不覓形隨是

不得其所遜則天下之善藏也非得恒物之情實者孰能之哉伊謂藏天下於天下者知其理之一也而一以自然付之使物各得其理又藏于天下之中故皆不得其所遜此便是以其一者一其不一者蓋一者真實之理也不一者虛幻之形也今人但謂形可來固一得人身便生喜悅藏之安富尊榮之中狹其所居厭其所生若欲充其所喜之量千變萬化未有盡也為喜可勝計耶豈知喜不可常樂不可盡夜半有力者來負之而走可得謂之固耶即此便是猶有遜處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遜者便是亦與之而身存存則無天無老無始無終寓身於四者之中而皆稱之曰善夫聖人也而人猶效之又况大宗師者為萬物之所係一化之所謂者乎一化即萬化也大宗師執一者以為化樞紐也口一化○李衷一云夫夫以生為悅死為惡殊

成何足惡故其生其死唯任大塊之自然而已兩忘而化於道便是善吾生善吾生便是善吾成不善生而怖死求生於生以存身故其無遜惡可符乎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周匝維繫可謂固矣然山亦可移舟亦可解卒然玄冥司亂山崩地折并其澤與壑而渾沌於不可知之所安見有壑中之舟澤中之山乎故曰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而昧者不知也有力指造化也夜半熟睡之不知之時也藏小於大雖得宜惟藏天下於天下而有涯之時也藏無窮之宇宙乎惟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其所遜乃是大情大是無所藏意故曰大情人特一犯人之形遂以身為我固悅生自喜一有喜生之心形雖有涯而無涯狹其所居厭其所生求益身千變萬化安所底止豈知喜不可常樂不可盡固樞潛運寸晷不停年往形隨負之而走不可謂固即伊者有藏必有遜而皆存之無無伊故物不得遜之野是也得是而遊焉任其無心之遇曠然達

曾南有卷之三

卷之三

以楚志出家白首而歸鄰人見之曰昔人尚存乎楚志曰吾狹昔人非昔人也鄰人皆愕然非其言也所謂有力者負之而趨味者不竟其斯之謂歟

江註

物身化為體體隨化而遷

百年之中大化有四復于其間時變歲近日改月化雖一息之頃喙吟前後新故不同譬彼風之擊水前波非後波燈之在缸後燄非前燄恍惚之

間已形萬變昧者移于造化但觀已形之陳迹不知造化之默運於物之成而樂其成不知虧之之理已伏矣于物之虧而嘆其虧不知成之之理已進矣楊子太玄言月關其東不知開明于西蓋言大化之密移虧成之迭進也求之于身百年之後顏色智能皮膚爪髮無日不異亦已明甚柰伊其不自悟之也以莊生論藏舟孔子嘆逝川之羨

觀無往不存此藏天下于天下之道也雖出機入機見其日新耳物安所逃乎故善天善老善始善終夫聖人以道存身者也猶稱之曰善而人猶效之况道為萬物之所係也而一化之所待乎道無始而生萬物故物係焉道無終而一萬化故化待焉所謂大宗師者道而已嗚呼物與化為一體隨化而遷日改月化雖一息之頃喙吟其間時變歲遷日改月化雖一息之頃喙吟前後新故不同譬彼風之擊水前波非後波燈之在缸後燄非前燄恍惚之移于造化但觀已形之陳迹不知虧之之理已伏矣于物之虧而嘆其虧不知成之之理已進矣楊子太玄言月關其東不知開明于西蓋言大化之密移虧成之迭進也求之于身百年之後顏色智能皮膚爪髮無日不異亦已明甚柰伊其不自悟耶以莊生論藏舟孔子嘆逝川之羨也

夫道有青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豨帝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游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太山黃帝得之以游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禹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傳

天道一節

即註有無情之情

故無為也常無之信故無形也古今傳而受之莫能受而有之咸得自感而莫見其狀未有天地自古固存明無不待有而無也無也豈能生神哉不神鬼帝而鬼帝自神斯乃不神之神也不生天地而天地自生斯乃不生之生也故夫人之果不足以神而不神則神足恃哉大道在無為無為在深為無深在久為無久在老為無老無所不在而所在皆無也且上下無不格者不得以高卑稱也內外無不空者不得以表裏名也與化俱移者不待言久也終始常死者不待謂老也自徐韋氏得之至此列星言得之干道乃所以明其自得耳道不能使之得也我之未得又不能為得也然則九得

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稀音希 坏音丕

林慮齋云前段不說道字到此方提起一道字

說大宗師也情實也信亦實也無為無下手處也無形無方體也可傳不可受可得不可見此兩句非知道者不知之關尹子有一章發得傳受字甚好自本自根推原其始也推原此道之始則自古未有天地之時此道已存矣是曰無極而太極也鬼造化之迹也帝猶易曰帝出乎震之帝也鬼之與帝所以能神者此道為之天地亦因道而後有故曰生天生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是也不為高不為深不為久不為老四句發得越痛快六極六合也自豨韋氏而下有三十三箇得字皆言得此道而後能如此也豨韋氏古帝王也挈天地猶言整齊乾坤也氣母元氣也襲合陰陽之氣而在我也此又是修煉家之所祖堪坏山神襲崑崙有崑崙也馮夷水神肩吾太山之神黃帝登雲天鼎湖之事也玄宮猶今太清真境禺強北方之神也少廣神仙之居也入莫知始終八字意同而句有長短此文

之者外不資于道
內不由于已極然
自得而獨化也夫
生之 狹獨化而
自得之矣既得其
生又可患生之不
得而為之哉故為
生果不足以全生
以其生之不由下
已為也而為之則
傷其真生矣

呂註

天耳目得之
而視听手足
得之而運動豈不
有情乎寒暑得之
而往來萬物得之
而生育豈不有信
不可得是無形也
或不言而喻或目
擊而存是可傳也
而莫得而有之不
可受也以心契之
昭然而合是可得
也而莫得其朕不
可見也萬物之生
未嘗無本根而此
則自本自根萬物
因天地而後有此
則未有天地自古
固存鬼帝得我以
神我則不神雖鬼
帝狹無靈響也天
地得我以生我則
不生雖今日狹為
太虛也萬深言其

法也十三句之中却以日月斗入其間又以彭
祖傳說證諸其後此是其筆端踰越規矩處不
可以聖賢之書律之當另作一眼看

說不出大宗師者道也夫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聖
人不待已而強名之曰道無形也無為也而却
有情有信者何老子曰恍兮忽其中有信者千
冥其中有精其情甚真其中學得之老子直下
古論道之闕密藏也莊子之學得之老子直下
便說有情有信何謂有情有信自有欲以觀其
傲者言之也情者靜之動也信者動之符也信
之一字更為闕密千聖萬真同此一訣必得師
傳方有契悟故曰不可傳然何不可受者謂其不
可得也既不可受不可傳而歸復之方覺有得自本
自根未有天地以後返還而歸復之方覺有得自本
者神鬼神帝生天地固存分明明推之方覺有得自本
合也六齋之下即佛書中所謂風輪持之乃九
地之最深者先天地生而為物以長於古而
不為老總上四句盡讚道之為物以長於古而
也帝不得不可受不可傳而歸復之方覺有得自本
為一以真神聖正如老子所謂天得一以清地得一
帝王挈天地以言整齊世界也氣母二字本老子
天下有始所以為天下母食母維斗而有之義襲
者不易其度也日月不食母維斗而有之義襲
崑崙湖上升之神西王母瑤池仙長也少廣宮名
彭祖年壽八百故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為
之賢相箕尾東維七宿星名韓子言傳說為列
星意者本此○李衷一云大宗師者道也至矣
方明說出無形無為也而曰有情自有欲以

增補南齊書卷之三

卷之五

十一

形父老言其時我則無形無時所以道隱無名也古之聖人隱顯不同未有不游道而為聖者非特希常氏至於傳說而已道為天下母自天而下未有不得道而立者非特維斗日月而已此其所以為大宗師也

○南伯一節

○節註 聞道則任其自生故氣色全也外秩遺也物者朝夕所須切已難吾外生則都遺之也遺生則不惡死不惡死故所遇即安豁然无滯見兌而作斯朝徹也當所遇而安之忘先後之所接斯見獨者也無古今與有死惡死故有生無係無惡則無成

觀其傲者言之也情者靜之動信者動之符即老子其中信之信也情有信故可傳可得無為無形故不可受不可見萬物之生未嘗無本根而此則自古自存鬼神得我以神我則不則未有天地自古固存鬼神得我以神我則不神雖鬼神猶無響也天地得我以生我則不時我則無形無時所以道隱無名也太易者未見氣太初者氣之始未見氣為父則氣者母也北斗天之綱維故曰維斗堪坏神名人面獸形馮夷清冷傳曰華陰潼鄉隄首人服八石得水仙是為河伯一云以八月庚子浴于河而溺成肩吾山神不死至孔子時黃帝得道登天即禹湖上升之事玄宮北方之宮月令曰其帝顓頊其神玄冥是也禹強海神山海經曰北海之渚有神人面鳥身耳兩青蛇踐兩赤蛇名禺強西王母山海經曰狀如人狗尾蓬頭居洵水之涯漢武帝內傳西王母與上元夫人降帝美容貌神仙人也少廣山名一云西方空界之名傳說為星在尾上言其乘東維野尾箕之間也箕斗言傳說為列星本此

南伯子葵問於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

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

學耶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

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

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

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

守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

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

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

無生矣任其自將
故無不將任其自
迎故無不迎任其
自毀故無不毀任
其自成故無不成
夫與物冥者物索
亦索而未始不寧
也物索而始不索
則敗矣故索而任
之則莫不由成也
玄冥者所以名無
而非無也夫借名
以至無者必得無
下名表故雖玄冥
徒未極而又推寄
於參寥玄之又玄
也自然之理有積
習而成者蓋階近
以至遠也

精故乃七重而後
無之名九重而後
疑無是始也

呂註
道則憂
不能入所
以年長而色穉有
聖人之道者得其
大本大宗有聖人
之才者以是道推
之天下國家也下
梁倚有其才而無
其道故守而告之
由粗以至精也已
外天下而後外物
外物而後外生外
生而後朝徹言沉
冥于有身自省至
是徹而為且也見
獨者彼是各得其

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
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歿不生殺生者不歿生
生者不生其為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
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為櫻寧櫻寧也者櫻而
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
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
之孫聞諸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
後需後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
參寥參寥聞之疑始（偽音禹於）謳
林慮齋云子葵子綦皆是寓言年長而有孺子
之色即今修煉家之說也聖人之才聖人之道
如此分別兩句盡佳非莊子不能道前此未有
也道與才俱全五帝三王之外伊尹周公孔子
而已三日七日九日不况強分解不過謂一節
高一節耳外生者遺其身也朝徹者胸中朗然
如在天平且澄徹之氣也見獨者自見而人不
見也無古今則無歿生又把殺生字說不歿生
生字說不生此其筆端鼓舞之常法言雖殺之
而不為歿生之而不為生也將送也無迎送無
成毀即是自然而然也櫻拂也寧定也雖櫻擾

獨者彼是各得其

卷之五

十一

偶無古無今參萬
 歲而一成統也不
 死不生則成者我
 殺之而我未嘗我
 生者我生之而我
 未嘗生將迎成毀
 雖皆櫻之而我未
 嘗殆故曰櫻寧櫻
 寧者櫻而後成者
 也道以休之為正
 則文墨所論者乃
 其副也洛誦謂綿
 洛貫穿而誦之子
 孫者言道之所生
 在乎此也瞻明見
 理之明聶許蹈而
 行之也需役需物
 而使之於誣咏歌
 以樂之也自副墨
 至瞻明李而有所
 見自聶許至於誣
 行而至於樂然皆
 未足以為道之體
 玄冥則無見无知
 參參則無亦不立
 疑其為始而莫知
 其為始乃其所以
 始也

汨亂之中而其定者常在故曰櫻寧櫻寧也者
 擾而後成此名也九箇聞字真是奇絕副墨文
 字也因有言而後書之簡冊故曰副墨形之言
 正也書之墨副也洛誦者苞絡而誦之也依文
 而讀背文而誦猶子生孫故下子孫兩字瞻者
 見也見徹而曰瞻明聶與聶同以言自許故曰
 聶許役者行使也需待也可以待時而行使也
 故曰需役於謳者言之不足而咏歌之也於嗟
 嘆也言其自得之樂也凡此數句謂道是讀書
 而後有得做出許多名字也是奇特到了却端
 之造物玄冥有氣之始參寥無名之始疑始又
 是無始之始即所謂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
 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此意蓋言道雖
 得之於文字實吾性天之所自有者也
 言得道此復寓言道不易聞充不易傳卜梁倚
 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此才字指才力而
 言所以資藉運量以成吾道者也今二氏家金
 言法財兩齊缺一不成意蓋如此有其道矣有
 其才矣猶未可與也故守之三日七日乃至九
 日審其果能忘物而忘我也然後與之外天下
 與外物何別天下遠而物近天下疎而物親故
 外天下易而外物難外物易而外生難外生是
 忘我也忘我而後能朝徹朝徹者清明瑩徹如
 平旦也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見者人不可與
 獨見之也見獨則無古今無死生去來而可與
 言道矣既又自解何以入於不生不死蓋殺生

至瞻明李而有所
 見自聶許至於誣
 行而至於樂然皆
 未足以為道之體
 玄冥則無見无知
 參參則無亦不立
 疑其為始而莫知
 其為始乃其所以
 始也

言得道此復寓言道不易聞充不易傳卜梁倚
 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此才字指才力而
 言所以資藉運量以成吾道者也今二氏家金
 言法財兩齊缺一不成意蓋如此有其道矣有
 其才矣猶未可與也故守之三日七日乃至九
 日審其果能忘物而忘我也然後與之外天下
 與外物何別天下遠而物近天下疎而物親故
 外天下易而外物難外物易而外生難外生是
 忘我也忘我而後能朝徹朝徹者清明瑩徹如
 平旦也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見者人不可與
 獨見之也見獨則無古今無死生去來而可與
 言道矣既又自解何以入於不生不死蓋殺生

劉註

朝徹者一朝而透徹不俟七日與九日也稿形死心所以殺生也而不死縱情肆欲所以生生也而不生將送也攫觸也副墨洛誦假文墨之名瞻明聶許假耳目之名需後於謳假役夫歌謠之名參寥者參合寥曠迷茫之始則玄之又玄矣

者不灰生者不生殺生者心灰而神活也生
 生者心活而神灰也且天下之有將迎成毀與
 一灰生相對而貞勝世人以心遊其間一將
 窮已心迎之活潑之心鳥能入於不生不灰之鄉
 今則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
 順其自定更無意必若然者其名謂之攫寧攫
 拂亂也寧定靜也復自解曰攫寧也者攫而後
 成者世謂於紛紜擾亂之中而成天定此便是
 不壞也非與其成實相如來所說上乘義諦意蓋
 如以非道也鳥乎聞之求寂定然後可以成
 以名也巧立名字大是戲劇前此未聞副墨文
 皆莊子也洛誦誦讀也瞻明審視也聶許目視而心
 許之也需後耳有聽手有書皆待後于主人者
 於謳嘆美謳歌也玄冥有氣之始參寥無名之
 而領之無始之始蓋言道理得之朝徹而獨見者
 也此段直泄道妙學者苟能會而悟之則所謂
 諸仙聖是也一積習不假聞知無終始非
 善終始無生無死非了生而灰係物而不係于物
 待化而不待乎化是生而灰係物而不係于物
 偶而下以知知道以聞道有終始矣而善終
 始有知矣而了生而灰係物而不係于物
 所不知及之盛也然其去惜生怖死之人遠哉
 故併言及之盛也然其去惜生怖死之人遠哉
 外天下至不偶之聞道也以積習而後無之名自副
 墨至疑始凡九重而後疑無是始也人聞道則
 憂患不能入所以年長而有其才無其道故守而
 才者自待也告力下梁倚有其才無其道故守而
 告之守待也告力下梁倚有其才無其道故守而
 七日九日俟其漸忘之意天下對物遠而
 物近物對生外漸忘之意天下對物遠而
 徹朝徹者一朝透徹不俟七日與九日也
 者人獨往而己獨見之也自了自悟之意見獨
 則與獨往而己獨見之也自了自悟之意見獨
 生不灰殺生者不灰心灰而神活也

○子祀一節

即註 沔陵亂也夫
應自然之變

生心活而神歿也將迎成毀雖皆櫻之而我未嘗殆故名曰櫻寧櫻寧者櫻而後成也謂于紛紜擾亂之中而成大定以便是壞世相而成實相如來所說上乘義諦意蓋如此非與其斷滅人事以求寂定然後能成此名也道以體之為正則文墨所論乃其副墨洛誦謂綿洛貫穿而誦之子孫者言道之所生在於此也瞻明見理之明聶許蹈而行之也需後需物而使自副耳有聽手有書之類於謳咏歌以樂之也自副墨至瞻明學而有所見自聶許至於謳行而至於樂然皆未足以為道之體玄冥則無見無知參寥則無亦不立疑其為始而莫知其為始乃其所以始也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

且謂也休也冷變則死往而不因無因而不可當所遇之時世謂之得時不暫停順往而去世謂之失安時處順謂之懸解一不能自解則衆物共結之矣能解則無所不解則無所而解也天不能無書夜我安能無死生而惡之哉

呂註 曲倭發背至百贅指天言病之拘率而可惡此特陰陽之氣有

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拘也曲倭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沔其心閒而無事蹠蹠而鑑於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為此拘拘也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予因以求鴉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

增補... 卷之三

卷之五...

十一

冷耳其心閑而無
 事是以雖踣躄而
 不害於鑿井鑿井
 者反墮于性之譬
 浸假而化者凡三
 而予之所休者則
 一此所謂萬化而
 未始有極也以無
 為首以生為脊以
 成為尻則轉之者
 也故以尻為輪以
 神為馬子因而重
 之豈更駕執生之
 來不能知則得者
 時也其去不能禦
 則失者順也安時
 處順哀樂不能入
 則無所懸此所以
 為解也若未時而
 物有結之而不能
 自解者也來不能
 却去不能禦則知
 物不勝天矣吾仰
 思之哉

集註
 句贅項推也
 句猶言節也
 稚骨二十四節贅
 言其形如贅痛也
 踣躄病不能行貌
 拘：牽曲之甚將
 者恐自此更甚也

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
 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能勝天久矣吾
 又何惡焉（尻）善羔反（樓）音綏（句）音勾
（踣）音田反（躄）音仙（懸）音玄
 林慮齋云首脊尻只是首尾始終之意無者自
 無而後有也既有有而後有生死也莫逆於心
 心皆自悟而相契相順也儒哉造物者言造化
 之大也拘拘者病之狀也曲僂曲身貌發背瘡
 也五管瘡之發處也顛下而隱於臍脊聳而高
 於頂皆形容其病軀之狀句贅髻也指天露頂
 也在身陰陽之氣不和而後成病故曰有冷其
 心閒而無事不以病為憂也踣躄扶曳而行之
 貌自照于井而見其形歎曰使我於此拘拘者
 造物也汝惡之乎此子祀戲問之也假使也浸
 漸也此一段最奇只浸假二字便見奇特言假
 使造物漸漸以予之身化而為他物吾亦將因
 而用之此即順造化而無好惡之意雖是寓言
 亦自有理得者時失者順即前所謂適乘夫子時
 也適去夫子順也亦是死生之理縣解者言其
 心無所繫着也苟為物所着則不能自釋故曰
 不能自解物有結之萬物豈能勝天此皆安於

補註 首脊死只是首尾始終凡

物始於无終无其
或其一念之起
滅一氣之往來耳
苟入於不死不生
其所存豈在七尺
之軀哉

自然之意自然之天即大宗師也樂軒嘗云莊

子三十二篇只是自然兩字

不死不生者乃可與聞道此下寓言皆以發明

死生無變之意子祀子與子卑子來四人相與

議論所謂以死生為一條者人自未始有始以

來故以無為首從無入有是故有有也者故以

生為脊造化息我以故則無悅生惡死之意

能知死生各相契悟莫逆于心遂與為友俄

矣於是四人各相契悟莫逆之心遂與為友俄

而子與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子與之言造物備哉

此大乎我與造物原同此大乃賦我以形為此

拘拘又曲倮發皆上生五管使我願隱於齊有

常無事扶曳而鑑於片見其狀之氣內干我心

曰嗟乎造物者又將以予為此拘拘也此拘拘

指病軀而言子祀曰女惡之乎惡是惡死子與

曰亡也子與曰惡哉假使造物者浸浸而化子與

神為馬因而乘之化則自化而我則有不化者

存此便是死生無變于已之意且夫得者時也

失者順也得失即存也安時處順則所謂適來夫

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處順則所謂適來夫

惡成哀樂之情不能入也安時處順則所謂適來夫

而不可解者萬物之有結之也所謂縣解者

妄不常時不可留天不可勝物不勝天又矣論

魯南經三主

卷之五

七

○俄而一節

節註

死生猶寤寐耳作理當寐

不頭人驚之將化而叱無為但之也自古或有能遊父母之舍者未打能盡用之變而距晝夜之數者也死生狹晝夜未足為遠也時當成亦非所禁而橫有不听之心適足悍逆於理以速其死耳其死之速由於我悍非成之罪也彼謂成耳在生故以死為彼善吾生善吾成理常俱也人耳人耳唯頭為人耳亦猶金之踊躍世皆知金之不祥而不能任其自化夫變化之道靡所不過今一遇人形豈故為哉生非故為時自生耳矜而有

指天言病之拘攣而可惡此特陰陽之氣有疹耳其心開而無事是以雖駢躄而不害於鑿井而化者此三而予之所體者則一此所謂萬化而未始有盡也以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神則轉之者也故以尻為輪以神為馬子因而乘之豈更駕哉生之來不能知則得者時也其去不能禦則失者順也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則無所懸此所以為解也若非時而求當順而逆則是物有結之而不能自解也來不能却去不可禦則知物不勝天矣吾又何惡之哉

俄而子來有疾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其尸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為將奚以汝適以汝為鼠肝乎以汝為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為鏹鉞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遽然覺

林慮齋云曾子之易箒其言如許聖賢之學也

之不亦妄乎人皆
知金之有係為不
祥故明已之无異
於金則所係之情
可解可解則無不
可也成然寐遽然
寤寤寐自若不以
成生累心也

呂註鼠虫人之所
甚賤而氣形

之散為肝與臂又
其所惡者也於斯
時也問所賤所惡
益以考子來之所
安知陰陽之在人
不翅父母而所之
知大塊之息我而
善之則安用問其
矣以故為矣以女

人必以為不祥人
之頭為人亦然
今一以天地造化
為冶則鼠肝虫
臂無往而不可成
然寐遽然寤言死
生之際若寤寐之
從容不為之變也

劉註人處世間萬
物之一而所

謂人者不知其究
億萬計則伊以汝
為此釋其滯念而
開其曠懷也鑄金
之喻蓋慮常情畏
死而不得免則預

曾南宮注卷之三

莊子為此論又自豪傑叱者呵止之聲避者使
其妻子遠去也怛驚也謂其無以哭泣而驚怛
將化之人鼠肝虫臂言至小之物也便是趙州
火燒過後成一株茅草之論但其文奇唯余之
從我不聽則為悍逆亦前段物不能勝天之意
鑄金之喻亦自奇絕賈誼曰陰陽為炭萬物為
銅皆自此中抽繹出金若能言人則必以為怪
造物之視人亦猶大冶之視金此等譬喻非莊
子孰能之成安也成然寐之狀也遽然覺之狀
也以生為寐以死為覺却下六字如此結上一
段真文之奇處

叱妻子而避之毋以哭泣驚怛將化者之人也
將以汝奚為將以汝奚遠言造化又不知將汝
化做箇甚麼又將汝往那裡去也子來答言去
則東西南北隨其所之鼠肝虫臂隨其所化夫
大冶鑄金金必欲為缺卸則大冶者必以為不
祥之金矣今以天地為鑪造物者治陶鑄百物
而我於百物中必欲為人則造物者寧不以予
為不祥人哉成然而寐遽然而覺而已矣寐覺
亦是替死生二字以段段論着實脫洒可愛然
以釋氏輪迴之說而觀三惡道中的有苦趣一
犯其中急難自脫修行之人為求斷是以割
愛學道今者却說難惟其所命去亦惡乎不可
知伊為理長似難決擇今請復以父母子不可
治鑄金二喻尋求至理金之佳者決定鑄為鑲
御子之賢者必不余之糞掃六道升沉隨其業
力果報臨身誰容捍拒莊子也只說得他一
道遙學問不曾統為衆生立個方便法門
釋氏金剛經伏為發大乘者說為發最上乘

卷之三

三十一

為他生之計毫理
係念萬劫索纏如
躍治之金亦祇以
異而鎖脚不可必
得矣是以至人以
天地為妙造化為
治萬化無盡吾與
之無盡伊必曰人
耳人耳而憂其不
得耶觀古人之所
以自處者如此則
豈生死所能拘耶
蓋以生為寐先為
寤故也以死為寤
則伊時而非寤哉

說上根之人直下明了三界惟心一切惟識猛
將箇生生念頭一刀兩斷直下便得解脫入于
不生不滅之鄉此在子喫緊為人咽喉下刀便
不為立方便法門與人打葛藤去也○李袁一
云成生猶寤寐耳與人所當寐不頭人驚之將化
而叱無為但之人處世間萬物之一而所謂人
者不知其幾億萬人計則伊以汝為此釋其滯念
而開其曠懷也人於造化猶子於父母然東西
南北隨其所之鼠肝虫臂隨其所化子不能得
父母之命而我不聽貪生而必死萬劫索纏是得
近言死而我不能貪生而必死萬劫索纏是得
也造化寧可憚之乎夫有生必有死誰能逃得
故生不足悅死不足惡惟善生以善死耳如伊
善死以天地為爐造化為冶是也斬斷緣劫遊
心自然縱軀於天地委運於造化其來不有其
去不逆則成生亦寐覺而已以生為寐以成為
覺果伊時而非覺哉不然其
不為躍金之不祥者幾希

郭註 夫天地冥
未嘗相與而百節
和斯相與於無
相亦也未常相為
而表裏俱濟斯相
為於無相為也若
乃後其心志以恤
手足運其股肱以
營五藏則相營愈
篤而外內愈困矣
故以天下為一體
者無愛為於其間
也撓挑無盡无所
不任也忘其生則
無不忘矣故能隨
變化無所究竟
相視而咲莫逆於
心者寄明至親而
無愛念之近情也

子桑戶孟子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
相與於無知與相為於無相為孰能登天遊

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
而咲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
戶歿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
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
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子貢趣而
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咲曰
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
耶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
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耶孔子曰彼遊方之

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耶孔子曰彼遊方之

增南南華經三注

卷之五內篇大宗師

三十一

人哭亦哭倍內之
迹也齊死生忘哀
樂臨尸能歌方外
之志也夫知禮意
者必遊外以經內
守母以存子稱情
而直往也若乃矜
乎名聲牽乎形制
則孝不任誠慈不
任實父子兄弟懷
情相欺豈禮之大
意哉夫理有至極
內外相冥未有極
遊外之致而不冥
于內者也未有能
冥于內而不遊于
外者也故聖人常
遊外以弘內死心
以順有故雖終日

俯仰萬机而淡然
自若夫見形而不
及神者天下之常
累也是故觀其身
群物並行則莫能
謂之遺物而離人
矣觀其體化而應
物則莫能謂之坐
忘而自得矣豈直
謂聖人不然哉乃
必謂至理之无外
是故莊子將明流
統之所宗以什天
下之可悟若直就
稱仲尼之如此或
者將據所見以排
之故超聖人之內
迹而寄方外于數

增補南華經三註

外者也而立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
立使女往弔之立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
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為附贅縣
疣以死為決疣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
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
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茫然彷徨乎
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彼又烏能憤憤
然為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子貢曰
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
吾與女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

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
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
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
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
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林慮齋云相與於無相與相與以無心也相為
於無相為無為而為也撓挑踊躍之意無壺無
止也登天遊霧遊於物之外也相忘以生無所
終窮即所謂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也彼言
不忘此言相忘則此八字只是不求其所終五

卷之五為篇大師

三十三

子宜忘其所寄以
尋述作之大意則
夫游外弘內之道
坦然自明而莊子
之書故是超俗蓋
世之談矣夫弔者
方內之近事也施
之方外則陋游乎
天地之一氣者皆
冥之故无二也以
生為附贅縣疣此
氣之時聚非所樂
也以死為决瓦潰
離此氣之自散非
所惜也死生代謝
未始有盡焉之俱
往則無往不可故
不知勝負之所在
段因也死生聚散

也雖異而不假所
假雖異共成一休
故忘肝胆遺耳目
任理而冥往五藏
犹忘何物足識哉
未始有識故能放
身于变化之途玄
同于反覆之波而
不知終始之所及
也所謂無為之業
非拱默也所謂塵
垢之外非伏于山
林也其所現示于
衆人者皆其塵垢
耳非方外之真物
也子貢不聞性存
天道故見其所依
而不見其所以依

南齊書卷之三十一

字也莫然冲漠無有之貌有間有頃也往待事
猶助原壤沐椁也編曲織箔也或編曲或鼓琴
指孟子及子琴張而言也猗助語也嗟來歌者
發聲之詞也反其真猶言復其初也我猶為人
倚便是忽聽上方鍾鼓動又添一日在浮生此
等皆是文之奇處禮意猶言禮之本也莊子雖
為寓言而禮記所載原壤髡首之歌則知天地
之間自古以來有此一等離世絕俗之學今人
但云佛至明帝時始入中國不知此等人不待
學佛而後有也修行無有言無德行也無以余
之猶言喚作何人始得方外方內猶今釋氏所
謂世間法出世間法也意趣既不同而使汝弔
之我則失矣故曰外內不相及而丘使汝往弔
之丘則陋矣與造化者為人只是與造物為友
遊乎天地之一氣言遊於造物之初附贅縣疣
喻此身為天地間長物必决之潰之而後快即
勞我以生息我以死之意假於異物便是圓覺
地水火風之論四大合而為身故曰託於同體
雖肝膽耳目亦不自知即忘身之意也反覆終
始不知端倪謂原始要終而不見其初也彷徨

始不知端倪謂原始要終而不見其初也彷徨

卷之五內篇大宗師

三十四

也夫所以依者不
依也世豈竟之哉
戮民者以方內為
輕借明所責在方
外也夫持外者依
內離人者合俗故
有天下者無以天
下為也是以遺物
而後能入群坐忘
而後能應務愈遺
之愈得之苟居斯
極則雖欲什之而
理固自來斯乃天
人之所不救者也
吾身汝共之言雖
為世桎梏但為身
汝共之耳明已恒
自在外也人之身
魚所造雖異其於

內無事以得事自
方外以去內然後
養生而定莫不
皆然各自足而相
忘也能游外以冥
內任萬物之自然
使天性各足而帝
王道成斯乃畸於
人而侔於天也以
自然言之則人無
小大以人理言之
則侔於天者可謂
君子矣

呂註

相侔於無相
與相為於無
相為歸根復余之
處也登天則遂于
大明之上遊霧則
入于杳冥之門故

論語注卷之三十一

浮遊之意茫然無所見知之貌塵垢之外即方
之外也無為之業即自然也憤憤然自昏之貌
為世倍之耳目而行禮徒自昏勞此老子禮以
強世之意觀者示也音貫何方之依者夫子所
依行者方外即方內即天之戮民即前所謂天
刑之而安可解也謂我不得為方外之人也吾
與女共之者欲與之言方外之樂也敢問其方
猶問其故也魚相造乎水即相濡以沫不若相
忘於江湖之意穿池而養亦自以為給足言得
水不拘多少也得道則隨其分量以為生無事
而自定無事無為也畸人畸者獨也言獨異之
人也侔合也畸則不偶於人而合於天天以為
君子則人以為小人以為君子則天以為小人矣
莊子之所謂君子者有譏侮聖賢之意在于其
間蓋以禮樂法度皆非出於自然必剖斗折衡
使民不爭而後天之君子也此亦憤世疾邪而
有此過高之論

○陸方壺云相與於無相與言
無心也相為於無相為言無為也
登雲遊霧撓挑無盡言行無轍迹也相忘以生
無所終寤言不悅生不惡死也此箇學問同志
者少而三人皆莫逆於心故相與定交莫然有
間即無何有頃而子桑戶死孔子使子貢往吊
之則見子反子張二人編曲鼓琴相和而歌曲
即琴曲嗟來桑戶乎乃琴曲也反其真謂還造

論語注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撓挑无極无所終窮彼以反真為樂則臨尸而歌乃其宜也先王制禮使人平好惡而復人道之正則以反真為樂者豈非禮意哉遊方之外則與天為徒故以死為樂而不足哀遊方之內則為人為徒故以死為哀而無敢樂若三人者苟之為徒而樂其死則倍死忘生者眾矣死三人者則網縲下死生之間而不能解亦至人之所哀也内外之志

不同此所以不相及孔子使子貢往弔歆其知禮意不出乎性命之情而天下之妙理有不在于理法之間也遊乎天地之一氣則非陰非陽以生為附贅縣疣則以生為為喪而侈之以死為决疣潰癰則以死為反而樂之也假于異物托于同體則非以為實肝胆耳目忘而遺之則反復終始不知端倪又安能為世倍之禮哉孔子以為已則遊方之内

曾南南...

化言女既返其真則無心矣無為矣而我猶為人則尚不免於有身有患也猶者嘆辭子貢不知達者是惡知却以世禮之絕之意重在意始者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蓋禮之意重在意始者相視而子薄之始以為滋偽首亂論大道者本末無物其見自是如以非人耶而曠蕩若君子禮以和行夫子曰彼何修也故曰孔子修之曰是遊乎方之不由禮是無修也故曰孔子修之曰是遊乎方之不知喚作何等人物即釋氏所謂世法出世法也外者也方外方內即釋氏所謂世法出世法也言彼與我意趣不同彼直與造物者為徒而遊于混茫一氣之中以生為寄故附贅縣疣之譬或則大患乃解意如决疣潰癰乃稱大快既有此等意見又惡知成生先後之所在而哀樂為乎且彼直謂此身幻耳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即圓覺經所謂謂地大風水四大假合而成身及其死也骨髮齒爪歸風歸土四大地精津血液歸之於水煖氣歸火動轉歸風今者幻身復在何處故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見

遺乎無為之業而一任來去之自然又烏能憤憤焉以強世之禮而觀示衆人之耳目哉子貢一聞夫子方外方內之說便問夫子立教何方之依夫子自護立乃天之說便問夫子立教何方之縣不解者雖然又下之轉言吾當與女共遊人之有生於外子貢便問伊術而得遊以夫子曰於水人則相造也猶魚之生於水故曰魚則相造於水人則相造也猶魚之生於水故曰魚則相造相忘於道術蓋彼則猶為有方矣則遊於有方曰時人者異於人而為獨行人矣則遊於有方人乃人中矜細入而為君子也夫曰天之中所謂小君子為天之中小人則一人中獨行之人得與言無心也相為於無相為言無為也登天則遂于大無轍迹也相忘以生無所窮言不悅生不惡成也莫然有間即無何有頃也曲琴曲也反其

卷之...

而盛稱方外之高
子貢疑其雖遊方
內而所依或不在
此蓋所遊者迹而
所依者心也天之
戮民言天刑之不
可解若孔子則體
性抱神以遊世俗
安有所依足以累
其心哉是以遊方
內而不必出安天
刑而不必解也又
引魚以喻人穿池
而給不必大水
也無事而生定不
必方外也相忘江
湖則非特穿池而
已相忘道術則非
特無事而已嗚呼

真還造化也猗嘆辭不曰禮而曰禮意者禮之
意在反始哭泣躡踊非禮也大道無物至禮無
文子貢不知却以禮為禮之故曰是惡知禮意
修行無有言無修也無以命之謂不知喚作何
等內則以人為徒故以成為哀方內方外即釋
氏所謂世法出世法也彼直與造物者為徒而
遊於混茫一氣之中以生為贅疣以死為貴決
又烏知死生先後之所在而為哀樂為乎假於
異物託於同躰即圓覺經所謂也哀樂為乎假於
假合而成幻身及其死也首髮齒爪水風四大
血液歸水煖氣歸火動轉歸風今者幻身復在
何處是也忘肝胆無思慮也耳目無見聞也
反覆終始不知端倪倪無生也也彷彿遺遙不知
身世任去來也又烏能憤憤焉以哭泣躡踊之
與女共遊乎水人相造乎道造之為言生也穿
池養給者有限不若相忘於江湖無事生定者
有意不若相忘於道術所謂方外亦兩忘也其

內也天之小人
之君子則謹于禮
法而不知性余之
情者是也

顏回節

郭註 魯國觀其禮
顏回察其心
外死生之理應內
外之宜者動而以
天行非知之匪也
故曰進於知簡擇
於生而不得其異
若春秋冬夏四時
行耳已簡而不得
故無不安無不安
故不以死生繫意
而付之自化也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歿哭泣無涕中
心不戚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
固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怪之仲尼曰
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
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
以死不知就死不知就後若化為物以待其
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烏知不化哉方
將不化烏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

增補南華經三註

卷之五內篇大宗師

生死轉與化為一
我乃忘其所知於
當今豈待所未知
而預憂哉已化而
生焉知未生之時
方化而死焉知已
死之後故無所避
就而與化俱生也
夫死生狹齋夢耳
今夢自以為竟則
無以明竟之非夢
也苟無以明竟之
非夢則亦無以明
生之非死矣夫生
竟夢未知所在當
其所遇无不自得
何為在此而憂彼
哉有無形無損心
者以變化為形之

駭動耳故不以死
生損累其心也有
且宅無情者以
形骸之變為且宅
之日新耳其情不
以為死也夫常竟
者無往而有逆故
人哭亦哭自是其
所宜也死生變化
吾皆吾之既皆自
吾吾何失哉未始
失吾之何憂哉無
逆故人哭亦哭無
憂故哭而不哀靡
所不吾也故玄同
外內弥貫古今身
化日新豈知吾之
所在也夢為鳥夢
為魚言无往而不

者邪丘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且宅而無情
歿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
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
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沒於淵不識
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遠不及矣
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林慮齋云蓋魯國者以善喪之名高于一國也

回一恠之言其常恠之也進於知者言其進進
而知道也簡之而不得謂居喪之禮如哭泣之
事猶欲簡去而不得也雖欲簡不得而其所為
已為甚簡故曰夫已有所簡矣不知所以生不

知所以死即反覆終始不知端倪之意就先即
始也就後即終也順造化而為萬化故曰若化
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言聽其自然也已乎
助語詞也既聽其自然則安知將化已化與不
化哉此類皆其鼓舞發越之語波既知道能聽
其自然而我乃恠之是我之夢未覺也駭形者
形有老少之變也老少之變雖可駭異而其心
閒而無事故曰無損心宅居也且生也死生且
夜也知生之所居者寔則雖死而非實死也故

有南華經注

卷之五

二十七

自得也竟夢之化無往而不可則死生之變亦無時而足惜也所造皆適則忘適矣故不及笑非者推移之謂禮哭必哀歎笑必樂哀樂存懷則不能與適推移矣今孟孫常造故哭而不哀與化俱往也安於推移而與化俱去故乃入于寂寥而與天為一也自此以上至於子祀其致一也所執之喪異故歌哭不同也

呂註夫唯知其未始有物則不見有內外死生之異矣必遊方之外以死為樂哉至於臨尸而歌也是以居喪哭泣旁人同而不為哀戚所累則與人異故寓之孟孫氏以明死生者不離乎世倍之

同生狻是成狻是哭泣狻是雖欲簡之而不可得彼三子者雖不知死生存亡之所在而以生為喪以死為反則未為不知所以生所以死也以反

曰無情死情實也特覺人哭亦哭言隨眾也此是其欲簡而不得之處是自其所以乃此六字最奇言其自得之妙所以欲簡不得簡而乃隨眾以哭也此句最難解故數本以上句乃字與下句且字合為宜也兩字良可咲也且也只是且字添一也字前篇中屢有之矣吾者我也且今之相與既以我而怪之又安知我之所謂我果如何耶故曰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莊子大抵如此鼓舞其文若非別具一隻眼者亦難讀也夢鳥夢魚只是前篇化蝶之意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即所謂蝶夢為周乎周夢為蝶乎意有所適有時而不及咲者言適之甚也亦猶杜詩所謂驚定乃拭淚樂軒先生亦曰及我能哭驚已定矣此言驚也造適言喜也驚喜雖異而不及之意則同按安排也因物而咲是物敷咲於我此咲出於自然俾待安排故曰敷咲不及排此排字與下句排字雖同而文勢有異不可聯上字說造物之間事事皆排定死生窮達得喪禍福皆已定矣我但安其所排隨造化而去乃可以入於造化

真為樂為人所嘆則未為不就先不
 就後也孟孫氏不
 知所以生所以死
 則生無所喪死無
 所友也不就先不
 就後則死無足樂
 生無足嘆也非特
 如是而若化為物
 者固待其所不知
 之化而彼亦不知
 也蓋方將化惡知
 不化方將不化惡
 知已化則吾今與
 汝其夢未始竟者
 耶彼有人之形故
 有駭形而心不動
 故無損心死生送
 夜且故有且宅無
 人之情故无情成
 此孟孫氏所以特
 竟也夫唯知此故
 人哭亦哭無涕不
 哀是因其所以乃
 而不足恠也且汝
 方夢為鳥為魚亦
 不知其夢則今之
 所言為竟為夢殊
 未可知以明孟孫
 氏則忘吾而特齊
 者也造所以笑墮
 而造之非自造也
 故不及笑所以
 排笑而獻之非樂
 笑也故不及排
 者排遺憂愁而去
 之則孟孫氏之忘
 死生亦不可造而

之妙矣寥天一只是造化字寥遠也寥天之一
 即前所謂其好也一其不好也一之一也又做
 成名字如此皆莊子美筆處○陸方壺云以善
 善居喪之名蓋於一國也回一怪之一常怪之
 也夫子言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盡謂盡道
 知謂知天夫大道本無有所降而入於名相之
 中則當芟煩就簡返於大樸而人之情有所不
 得已者夫唯簡之而不得則於無哭不得簡而
 所謂簡者今已有所謂簡而至於無戚無喪服不
 至於無涕無心不得簡而至於無戚無喪服不
 得簡而至於無涕無心不得簡而至於無戚無喪服不
 者孟孫氏其知矣夫死生亦大矣而彼且不知
 所以生所以死所以生所以死所以生所以死
 不就先所以死所以生所以死所以生所以死
 馬就後則惡心所以死所以生所以死所以生
 同化於大爐大冶中以汝奚為以汝奚為以汝
 不知一意外安時處順以待所不知之化已乎者
 休心滅意之謂方且將化順其將化惡復知有
 不化者哉方且不化順其將化惡復知有已化
 者哉蓋化與不化等之夢覺今吾與汝特夢而
 未覺者也鳥得無損心為怪異耶且彼之居喪也
 特有駭形而無損心所以無損心者喪之容也無損
 心者不滅性也所以無損心者喪之容也無損
 情灰也生猶旦也所以無損心者喪之容也無損
 成則夜而歸耳必非實灰故無情灰情言實也
 彼之見解若此不奈世情故人哭亦哭以行世
 法是自其所以欲簡之而不得而已有所簡也
 所以乃三字亦奇猶言乃所以如此也且汝所
 以怪之者特我見耳故曰且也相與吾之耳矣
 吾即我也馬知吾之乎且汝夢為鳥而屬乎天夢
 為魚而沒於淵如之乎且汝夢為鳥而屬乎天夢
 不可據以為實今之所謂倒幻境俱在末覺之中
 夢語取大抵人多是說夢若其覺人不復生
 妖顛倒怪異直將化與不化任其自然不復更
 生悅惡而有損心造遠者不及笑賦笑者不及
 排知自然之妙用者人不得而泰之造遠者遠

齊物論

卷之五

三十九

獻也安排則非有為而排之去化則知其不可禦而順之寡則不礙天則不人一則不二道

陳註進于知言勝也簡損也孝道者唯欲損其情而不

能得孟孫氏已有所損矣上化為物指已化之人下化已指未化之人所不知之化已者所不自知其化到已身者也言若以為先死者化而為物以等待所不知後

化之已乎則彼死者方將化安知不化者哉未死之已方將不化又安知已化者哉乃尔汝之稱與下吾字相對父母是吾親傍人則可呼之為尔汝孟孫但竟傍人哭亦哭是哭不由中而由其所相尔汝者言視其親如傍人之親也因此乃字遂生下吾字設為孔子云且吾身類回不如孟孫之視其親僕傍人相身吾之矣又安知吾所謂吾之者

魯南南經三注

意之盡也不及咲者不暇及於咲也歛咲者因物之可咲適然而咲初不暇於安排以蓋自然而然一天之所為也去其安排人力之私則化而入于天矣入於天然後謂之遊于有方之外謂之畸於人而作於天謂之覺人寥天一即天也道也自然也大宗師也造物也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

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

曰而奚來為軹夫堯既已黜汝以仁義而躬

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

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

曰不然夫青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

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

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

皆在鑪錘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

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許由

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言其大畧吾師乎吾

師乎整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

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

不為巧此所遊已

軹音臆 齋音齋

林肅齋云資汝者教汝也明言是非辯別是非

也為助語也軹亦助語也奚來為何必來也黥

劓點汚汝也猶言汝被他教壞了遙蕩恣睢轉

卷之五十四

四十五

果然乎因即夢齋以明之只尋常夢為魚鳥未足異夢為鳥而直戾天夢為魚而直潛淵分明吾身是魚鳥矣今却在此言語知得見今是齋和莫猶是夢和如此看來吾所謂吾之者正不可知也前言吾特與汝未始覺此言覺亦恐是夢又深一處造詣也適之意也喜者又笑忽詣適意之境者中有真樂不及待笑而後適歎笑者忽自歎其笑也

排布置也自歎其笑者出於不覺不及布置使之笑以喻自然天真不待拘守礼法也安排而去化綴上排字人生富貴貧賤各有定分如造物布置然但當安之而已死夫則化無復更有寥者曠遠之意一者太極未判之初入于寥天一者復歸其初也

意而一節

資者給濟之謂黠以仁義

謂以是非言其以

徙猶前所謂撓挑無壘彷徨塵垢之外之意造蕩放蕩也恣睢縱放也轉徙變動也藩籬即藩籬也言我不敢求其堂奧且頭至於藩籬即是願聞其畧如此翻下育者瞽者之喻謂汝無資質不足以聞道也無莊古之美者也據梁古之勇者言汝能有道而化我使美者不知其美勇者不知其勇知者不知其知去故習而自悟在汝轉移之間故曰皆在鑪錘乘行也成自然之理也去我前日之習而行乎自然以事先生故曰息我黠補我剝使我乘成以隨先生也噫嘆也未可知者言未見得汝便能如此也吾師乎以下數句方是說出箇篇名大宗師字整粉萬物而不可名以義澤及萬世而不可名以仁蓋言無為而為自然而然我無容心故不得以此名之易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亦是此意長於上古言在天地之先也千古萬古常如此安得以老少名之上而天之所覆日月星辰下而地之所載山川丘陵多少是巧且如天左旋經星貼天而不動日月五星乃右轉或遲或速或流或伏川岩石多少奇怪皆造物為之衆

卷之五

四十一

形教自虧殘而不
 能復遊夫自得之
 場無係之途也游
 其藩言不敢求成
 中道也且願遊其
 藩傍而已天下之
 物未必皆自成也
 自然之理亦有須
 治煨而為器者故
 無莊據梁黃帝皆
 聞道而後亡其所
 務也此皆寄言以
 遣云為之累夫率
 性直性者自然也
 性而傷性性傷而
 能改者亦自然也
 庸詎知我之自然
 當不怠黥補劑而
 乘可成之道以隨
 夫子和而散而
 勿告恐非造物之
 至也整澤萬物皆
 自尔耳亦無愛為
 于其間也安所寄
 其仁羨不為老日
 新也不為巧自然
 也此所遊已矣將
 於不為而師於無
 師也

呂註

道之太通遙
 湯恣睢轉徙
 之奎是也無莊自
 羨而累于美據梁
 恃力而累于力黃
 帝嘗齋心服形以
 復乎无知則其始
 不能無用知也鈔
 所以鏘鑄錘所以

增補南華經

形之間如百卉群木多少奇異非巧而何但喚
 做巧不得凡此數句皆是形容自然之道遊心
 於自然則見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一故
 曰坎所遊已言吾之所遊者如此也
 汝謂何以教法也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乃人
 所為世法也奚為來軼軼助語辨言汝既非先
 入之言于胸中則已漬仁義之黥墨而受是非
 之割傷矣汝將何以遊於消遙自在之境乎恣
 睢縱橫也轉徙變動也即所謂撓挑無壑彷徨
 塵垢之意雖然吾願遊其藩籬育馨之喻言汝無
 不敢窺其堂窺其室也語道無莊善人也據梁勇士也
 受道之資難以語道無莊善人也據梁勇士也
 黃帝神知之君言至人在夫子陶鑄之間耳今見夫
 昔之所自非造物者之息我黥補我劑使我乘成
 子安知非造物者之息我黥補我劑使我乘成
 以隨先生即成渾成完具之象言昔者窳鑿不
 全今乃自息黥補劑以事先生則庶乎乘成以全
 其真純返其大樸未可知者言汝亦未見得便
 能如此吾師乎吾師乎以下言大宗師之德
 無可名言蓋堯以仁義教人吾師則整萬物而
 不為羨澤萬世而不為仁不為仁不為羨即老
 子所謂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之羨整
 萬物者有時銷殺萬物盡為整粉而不為老
 名之者無心自然故也長於上古而不為老
 真溟溟立於未始有始之先而千古萬古常
 如一日不見其老又且履載天地彫刻衆形若
 有工巧以制御之而不得以巧名者無心自然
 故也吾師之德若此此吾之所以遊心也又
 脣脣助詞道之大通遙蕩恣睢轉徙之塗是
 云軼軼助詞道之大通遙蕩恣睢轉徙之塗是
 也藩籬也無莊自羨而累于美據梁恃力而
 累於力黃帝嘗齋心服形以復乎无知則其始
 不能無用知也鈔所以鏘鑄錘所以
 人之亡其累非天性無之亦在鈔鑄錘鍊言三
 間則安知造物者之無為耶成渾成完具之羨言全
 心以隨先生之無為耶成渾成完具之羨言全

增補南華經

增補南華經

其累非天性無之亦在於鎔鑄鍛鍊之間則安知造物者之不息點補劑使我乘其成心以隨先生之先為邪夫整澤万物長於上古刻彫眾形此吾之所遊而以為師者也子欲息點而補劑亦以是為師而已

師而已

顏回一節

回益矣以損之為益也仁者兼愛之迹羨者成物之功愛之非

仁仁迹行焉成之非羨之功見焉存夫仁羨不足以知矣利之由無心故忘之可也但忘功迹未玄達札者形體之用樂者樂生之具忘其具未若忘其所以真也夫坐忘者奚所不忘哉既忘其迹又忘其所以迹者內不竟其一身外不知有天地然後曠然身變化為體而無不通也無物不同則未嘗不達未嘗不達何好何惡哉同於化者唯化

其真純也整殺也不為羨不為仁自然無容心也長於上古者立於未始有始之先不為巧亦自然也此吾之所遊而以為師者子欲息點而補劑亦師是而已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整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支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林肅齋云此一段借顏子之名以形容造道之妙畢竟莊子在當時亦知顏子之為亞聖也坐忘之說乃莊子之說以此求顏子則誤矣益者言有所得也先仁義而後禮樂是以禮樂為高於仁羨一節蓋莊子仁羨二字只為愛惡凡此字彖皆與聖賢不同先忘仁羨而又至於忘禮樂亦猶所謂外天下而後萬物也至於坐忘則盡忘之矣此有無俱遣之時所謂今者吾喪我亦是此意四肢耳目皆不自知故曰墮支體黜聰明離形墮支體也去知黜聰明也大通即大

聰明離形墮支體也去知黜聰明也大通即大

增補華經三註

所造故无常也

陳註 枝海以為百

見海合百川以歸

海則見海不見川

道海也仁義禮樂

百川也回得道而

忘仁義禮樂是觀

海而忘百川然猗

未忘道也至於离

形而忘物去知而

忘心宴然無所係

累則道果何在哉

與我兼忘而已此

回之所以資也義

近禮仁近樂故忘

兼而後忘禮忘仁

而後忘樂盖回之

忘有所不忘而其

益有所謂損不忘

其所忘以歸於誠

忘損之又損以至

於無損非造坐忘

之妙何足以與此

子輿一節

節註

莊子論大宗

而卒之以孟

孫才類回以為如

孔子体性抱神以

遊世借而後為至

也然恐孝者以子

桑之徒為不及孟

孫氏子輿之徒為

不及子桑於是復

合而論之其言則

卷之五內篇天運

道也所謂聖者無所不通睿作聖睿即通也觀

此坐忘二字便是禪家面壁一段公案同者與

道為一也與道為一則無好惡矣無好惡則化

矣化則無所往而生其心矣故曰同則無好化

則無常請從而後者言汝更勝於我我反不及

而在汝後矣賢者勝也此賢於人之賢也

云此段借顏子以形容造道之妙畢竟顏子學

問自博文約禮中來然尚守而未化曰忘仁義

忘禮樂隨肢黜聰心齋坐忘別是莊子一段學

問如今所謂禪家者流大率類是也又道經云

忘我忘物忘忘亦是以意然又須知以箇忘字

與外篇所謂謂頭空斷滅者萬萬不作即是一

心普萬物而無心情順萬事而無情乃其宗旨

此段所言仁義禮樂聰明智慧對大道而言皆

棄知絕仁棄義意益如以讀莊老當具別眼

不得以吾儒見解例之○李衷一云枝海以為

百川則見川不見海合百川以歸海則見海不

見川道海也仁義禮樂百川也回得道而忘仁

義禮樂是觀海而忘百川然猶未忘道也至於

離形而忘物去智而忘心宴然無所係累則道

果伊在哉與我兼忘而已此回之所以為賢也

義近禮仁近樂故忘忘而後忘禮忘仁而後忘

樂盖回之忘有所不忘而其益有所謂損不忘

其所忘以歸于誠忘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損

非造化亡心之妙伊以與以

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

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

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應其聲

而趨舉其詩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

卷之五內篇天運

四一

增補華經三註

皆至於命而安之
之辭諸子之迹雖
不同以道為大宗
師而至於命則一
也

大宗師總論

集註

宗師學者所
主而尊之之

稱冠之以大猷云
衆父也首論知
天知人明義命以
立其本繼以真人
真知寢不夢而竟
無憂夫人之愛其
父忠其君而身狎
死之况其卓然空
真者乎直之可貴

於君父之命
而世借罔知徒從
事乎响濡濕沫不
若相忘江湖之為
愈也大塊載形供
老息死此造物之
善吾形也而人多
貪生畏死故設藏
舟藏山之喻以破
其惑凡有形有生
理無不遷雖壑澤
深澗狝不免乎變
遷以有限之軀藏
无窮之宇宙惡保
其不遷哉唯能藏
天下于天下斯无
遷矣是乃聖人所
遊造化所待生天
生地万化而未始

曾南有卷之三

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
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
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壘者
命也夫 趨音促

林慮齋云

此段只言窮達有命撰出這般說話

也是奇絕恐其以饒而病故曰殆病矣古人彈
琴必有歌如舜鼓琴而歌南風是也若歌若哭
者力弱而其聲微也不任其聲者言無力聲不
出也趨舉其詩所謂情隘而其詞蹙是也歌得
不成頭緒故曰趨舉父母豈欲貧我天地豈欲

貧我此數句最精絕求其為之不得言既非天
非地非父非母則孰為之然則使我至此極甚
者命也此意蓋謂自然之理在於天地之上命
者自然之理也是所謂大宗師也看莊子此篇
便見列子力命篇不及多矣 陸方壺云一篇
心作總結子桑鼓琴不任其聲而趣舉其詩言
歌不成聲而其詞促也父母不歆吾貧天地不
私貧我以缺而求造物皆屬有心所以求之而
不可得一句斷然曰然而致此壘者命也夫蓋
謂之曰命則固有所謂養其所不知者養以而
非已之所與知者所謂養其所不知者養以而
已然必求之而弗得也而後謂之自然一有可
求可思則非自然矣○李衷一云淋雨不出子
桑非病也子與疑以為病而裹飯食之歌詩若
哭子桑非然也子與疑以為怨而問其何故非

卷之三

四十一

有極者何特遇人之形而竊喜之乎長上古而不為老登雲天而處玄宮皆真人之妙用大宗師體之以為本民物李徒倚之以為命者也女偶之無古無今則死生不得係之矣祀來之莫逆相友則物我不得間之矣故左雞右彈神馬尻輪所造物之化隨所遇而安古之所謂懸解也魯伊垂臂鼠肝之足較而妄啟躍冶之疑和子反琴張弦歌而

形卒以涉世為勞反真為幸此遊方之外異乎世俗者方且與造物為人則寿夭窮通不足盡其度天地寒暑不得拘其体矣孟孫氏有駟形而無損心綆夢為魚鵠而厲天役淵安於一時之化豈以形間而異情於顏子墮體黜聰坐忘造壺傳心理窟繼統至門實為師者善化之力也至於子桑鼓琴若歌若哭求其為之者不得卒歸之于余真

真疑之也彼所謂相與於無相與相視而嘆莫逆於心者乎也彼所謂相與於無相與相視而嘆莫者誰為之乎不任其聲言歌不成聲也趣促也父母生我豈欲吾貧天地覆載我豈私貧我之所以至此者豈莫為而為莫致而至皆非也免愚不肖不能避亦安之而已大抵世倍凡夫惡了生歿而終之以言貧何也大抵世倍凡夫惡貧甚於惡歿而終之以言貧何也大抵世倍凡夫惡能去以稀歿之心不患貧故耳不去以嗜富之心此悅生之壽天富貴貧賤任其自鑄誰能違之故曰歿生壽命也又曰我之至此蓋者命也夫通於命者無貧富斯無歿生矣噫嘻真人尚矣子桑之歿伊如子輿之病孟孫之哭伊如琴張之歌非有大小也大抵超生歿之忘知非有淺深而見物而外生朝徹而見獨病可也世法可無拘也櫻可無拘也咲可也哭亦可也世法可無拘也櫻可也忘亦可也器寂可無拘也未坐忘以前回其夢乎既坐忘以後回其覺乎子貢守禮回亦守禮夫子賢回而不及賜回忘而賜非忘也賜不受命卒以貨殖許由讓堯遊于大塗回也篋馱乎屢空富則多憂貧則寡累紛華乃滑神之階恬淡為登假之妙言桑戶之貧於忘仁義忘肢體聰明之後又豈無意哉或曰齊仲尼於戮民則卑仲尼也故大宗師之篇以仲尼終焉與天之君子一也故大宗師之篇以仲尼終焉仲尼所謂萬世師者也故大宗師之篇以仲尼終焉旨與○或曰真人則不生不歿乃陰尊之而微見其也顯項諸仙聖亦嘗歿矣傳說相亦歿矣仲尼亦死彭祖壽亦歿亦嘗歿矣傳說相亦歿矣仲尼亦死乎不生不歿之旨也夫所謂不生者外生也殺生也外者離也離之而無以生為也殺者棄也棄之而無以生為也神而屬乎神為神之神不屬乎神而屬乎性也生不屬乎形而屬乎神亦形有時滅而神無時滅神生於性性為神之命

可也忘亦可也器寂可無拘也未坐忘以前回其夢乎既坐忘以後回其覺乎子貢守禮回亦守禮夫子賢回而不及賜回忘而賜非忘也賜不受命卒以貨殖許由讓堯遊于大塗回也篋馱乎屢空富則多憂貧則寡累紛華乃滑神之階恬淡為登假之妙言桑戶之貧於忘仁義忘肢體聰明之後又豈無意哉或曰齊仲尼於戮民則卑仲尼也故大宗師之篇以仲尼終焉與天之君子一也故大宗師之篇以仲尼終焉仲尼所謂萬世師者也故大宗師之篇以仲尼終焉旨與○或曰真人則不生不歿乃陰尊之而微見其也顯項諸仙聖亦嘗歿矣傳說相亦歿矣仲尼亦死乎不生不歿之旨也夫所謂不生者外生也殺生也外者離也離之而無以生為也殺者棄也棄之而無以生為也神而屬乎神為神之神不屬乎神而屬乎性也生不屬乎形而屬乎神亦形有時滅而神無時滅神生於性性為神之命

人已得道則超乎命
世界不待係之所謂
真知則究極天人暢
達性命而无疑者也
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則以知已而言命物
之化而守其宗則以
宰物而言处已之命
子桑是也宰物之命
其唯大宗師乎

神有時滅而性無時滅性者命也命者天也天
命之謂性也自本自根生天生地神鬼神帝皆
是命也朝徹者徹於命也見獨者見此命也
假者登此命也知天者知此命也稀韋伏戲顯
頊成矣而命至今在也仲尼成矣而命至今在
也顏回成矣而命至今在也故不滅者盡性以
至命也此篇終所以獨言命之意也雖然子桑
子輿之徒聽命者也顏回立命者也稀韋伏戲
顯頊孔子造命者也而衆人則悍命者也故均
之成也有隨成而滅者有數百年而後滅者有
終古不滅者此聖賢仙凡之別與

華真經三註大全卷之五終

